

青龍獎初審入選作品

**222**

女神之卵

## 序

奇蹟在欲望中失去光芒  
在緋紅的迴廊  
最初的記憶不復印象……

人聲鼎沸的酒館，吟遊詩人坐在某個角落，指尖輕輕撥弄著豎琴，嘴裡唱著關於古老傳說的歌謠。

手持酒杯微醺的人們，有的陶醉在音樂中，有的則是相談甚歡，在酒館深處的包廂內更是傳來陣陣笑聲。

發出哇哈哈的豪邁笑聲的主人，是名有圓形禿、落腮鬚和超大啤酒肚的彪形大漢，在他身邊坐著一個美人兒和幾個大概是小弟的男子。

美人兒有著輪廓深邃的眼鼻，像是閃耀著光芒的金髮高高盤了起來，修長的雙腿交疊著，豔麗中不失典雅高貴的氣質，讓人不禁疑惑像這樣的她怎會淪為陪酒賣笑的酒女。

「哈哈哈哈！爽快！再來一杯！你們也多喝幾杯！」大漢將手中的酒一飲而盡後笑道，某個小弟趕緊上前斟酒，其他人則將自己的酒喝個精光。

「有妳這樣的美人兒相伴，真是人生一大快事呀！」

「您過獎了……」金髮的美女嬌羞的笑了一下，可能是醉眼朦朧，沒人發現她臉上的笑容有些僵硬。

（該死的傢伙……要不是爲了情報，我何必在這邊跟這群白癡耗！）

她心裡不悅的咒罵著。

說什麼用平常的方法不好得到情報……正這麼想時，腰間傳來手指摩來蹭去的觸感，她感到自己努力壓抑在心底的那把火似乎慢慢在增長。

「……嗯？妳是怎麼啦？突然不說話啦？」

「啊、喔……我是看您的項鍊的的出神了，呵呵，真是特別的款式啊。」

「這玩意兒啊？哈哈，妳覺得怎麼樣啊？」

指的是掛在禿頭大漢胸口的骨製項鍊，老實說在她看來是個毫無美感的裝飾品，不過她還是裝出一臉對它興緻勃勃的模樣，雙眼滴溜溜的盯著那東西看。

「告訴妳啊，這可是用人骨做的喔。夠特別吧？」

「什、什麼！」

「再告訴妳啊，全都是美人兒的骨頭喲。」

「……這、您不會也想把我做成項鍊吧？」她假裝露出受到驚嚇的表情，嗲聲嗲氣的蠕動身子兩下，逗得大漢狂笑不已。

像妳這樣的美人兒我哪裡捨得呢？說著大漢順手用他肥肥的手指捏了她的臀部一把，她的嘴角微微抽動，目光瞪向包廂的某個角落。

「大爺喜歡人骨項鍊，那您知道眼球項鍊嗎？」

她說的這種項鍊，用特殊的技術將精選的眼球做成項鍊的墜子，每個墜子都擁有獨一無二色彩，主要材料——眼球，是各種不同生物的眼球，甚至包括人類。

「喔喔、妳也對這種東西有興趣啊？」

她眨巴著眼點點頭。

「我在同業的姐妹們之間看過，真的好特別喲！我也好想要，可是啊，那個姐姐死都不告訴我在哪兒買的，只說是客人送的。」美女的雙眉間出現了深深的凹痕，一副又可惜又懊惱的模樣。

「哈！他們就是喜歡搞神秘，不過這種特殊的買賣沒門路還真找不著！」說著他彈了下手指，小弟便遞上了一本小冊子，翻了幾頁後他抽了一張小卡片出來在她面前晃了晃。

「照著上面的地址去就行啦！到那裡亮出本大爺的名號啊、他們會自動拿出最上等的貨，還有額外的折扣哩！」

賓果！她在心裡大聲歡呼。

再忍一下就可以了……她直盯著那張小卡片，接著又對著禿頭大漢猛送秋

波，期待的伸出雙手。

只見他眯起小小的眼睛賊賊的笑了一下，那張卡片越過她的雙手，被塞進了  
她穿在低胸背心下的性感內衣裡。

她兩手握拳用力捶了桌子一下，站直了身子，被這突如其來的動作嚇了一跳  
的眾人直愣愣的望著她。

忍耐……忍耐……她一心這麼想著，努力調整面部表情，沒想到此時臀部傳  
來陣陣又捏又抓的感覺。

就在腦海裡響起某條神經線斷聲響的同時，她的手肘已向後頂了出去，正中  
的鼻樑，鮮紅的血像是瀑布般從那對大大的鼻孔傾瀉而出。

「老、老大！」瞬間所有人的酒意全飛了。

「妳這死女人在幹什麼！」綁著馬尾的小弟朝著她伸出手，她靈巧的側身閃  
開，順便狠狠對著他的肚子補上一腳。

「還在做什麼！一起上！」

不算大的包廂裡開始了一場混戰，一名小弟毫不留情的向她揮拳，不過沒打  
中目標還被抓住手臂來了個過肩摔，正當想起身時，同伙的居然直接從他身上踩  
了過去，可憐的傢伙連哀號都來不及便暈厥過去。

接著那個不顧同伴生死的傢伙從背後將她抱住，另一個頂著大光頭的則邊折  
手邊從正面走了過來，「妳個臭婊子！」說著他對自己的拳頭哈了口氣，然後  
使盡全力揮出。

也許是酒精作祟，這拳毫無準頭，沒傷到她半根頭髮反而正中自己的同伴，  
那個傢伙應聲倒下的瞬間，她細長的腿往上一踢，擊中他的下顎，應該可以說是  
現世報吧？

「白癡。」她不屑的瞥了倒地不起的小弟們一眼，然後像是想起什麼的回頭  
朝沙發的方向瞪去。

沙發上只剩那個留著鼻血的禿頭大漢，他正忙著止住像水龍頭壞掉般的鼻  
血，等他發現時，她已經拿著手槍抵在他油亮亮的額頭上。

「剛剛摸得很順手嘛，死禿頭……」她的雙眼發出兇狠的光芒。

原以為他會馬上跪地求饒，藉此好好修理他一頓，沒想到連半句狠話都尚未出口，這個看似猛虎的大漢居然已經嚇暈了。

「呸、這樣也可以當老大啊？」她戳了戳大漢的圓肚子。

接著她的目光又飄向了包廂的某個角落，並且將手槍扔了過去。

「好痛！」那個看似空無一人的角落發出了哀號。

「還不快點滾出來處理善後！」

說著一個戴著單邊眼鏡的男人揉著頭走了出來，長相斯文的他兩眼淚汪汪的，想當然爾，被合金鋼材製成的槍砸中一定很痛。

「少給我裝可憐！快點啦！你想看到他們醒來嗎？」

「好兇……我弄就是了嘛。」男人邊說邊手腳俐落的將一群人五花大綁。

「還不是因為你！害我被人當成……」她憤憤不平的罵道，不過「婊子」這兩個字她實在是說不出口。

「唉喲、妳看我這個樣子，扮成女人能看嗎？看看我的伙伴妳，身材曼妙、冰肌玉骨、明眸皓齒……百媚千嬌的簡直比傳說中的精靈還要美麗！當然還是要妳出馬啊！」

她扯下頭頂上的金色假髮砸向嘻皮笑臉的男人，露出的俐落短髮，顏色就像她的火爆脾氣一般，是鮮艷的紅褐色。

「少廢話了，弄好就領賞去吧。」

「就是個性不可愛了點……」男人邊走還不忘繼續碎碎唸道，不過下一秒又發出了慘叫，他的腳被狠狠的踩了一下。

一個相貌斯文的男人跟一個火爆脾氣的美女，真實的身份是賞金獵人——以捉拿罪犯換取高額獎金維生的職業，在同業間小有名氣的兩人今天又是豐收，一舉拿下一個地方角頭，這已經是一個月來的第七個了。

「這種人也值這麼多錢啊？」她提著大包金幣在面前晃啊晃的。

「絲琳妳怎麼這樣說，人家好歹也是角頭老大耶！」搭話的是剛才的男人，他推了一下臉上的單邊眼鏡，滿臉期待的望著那包金幣。

「那種癡肥、好色又膽小如鼠的傢伙也算是老大嗎？就像凱諾你一樣。」被稱作絲琳的紅髮女子扁著嘴反駁，卸下濃妝的她看起來十分年輕，就像是剛脫離少女時期一樣。

男人露出了苦笑。

名為凱諾的男人從外表看來文質彬彬，一般人都會猜他是做醫生或是教師之類的職業，說是賞金獵人沒半個人相信。

「所謂『人不可貌相』嘛！就像光看臉誰知道絲琳是母老虎……」後面那句他刻意將音量降到最低，只不過還是被她給聽見了，馬上肘擊伺候。

「痛痛痛……」

「你這個傢伙！今天的賞金一毛都不分你！」

凱諾聞言皺起眉頭，臉上浮現「怎麼這樣」的表情，然後趕緊討饒。

「……看你可憐，我拿九成。本小姐我可是犧牲色相，陪酒賣笑還被東摸西摸耶！你呢？什麼也沒做！」

「我有負責綁人啊……還有妳拿來抵在禿頭大叔頭上的槍是我的……九成太多了啦！六成？」

絲琳瞪大了雙眼。

「七、七成？」

「八成，不要就算了。」說完她轉身就走，留下一臉委屈的凱諾，他嘆了口氣，可憐兮兮的追了上去。

「噯、不然七成五啦……」

時值落日西垂，斜陽夕照，滿天彩霞隨著晚風飄盪，街道仍舊熙來攘往，兩名賞金獵人和許許多多的普通人一樣，結束了一天的工作，準備好好享受悠閒的夜晚。

※※※※※

「這是個流傳已久的古老傳說……」

相傳這是在世界誕生之初，創造女神賜給人類的恩惠，祂將奇蹟般的力量授予一個人類，而這個被稱作「女神之卵」的人類，可以為另一名人類實現一個願望，願望實現後，力量會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是為「女神之卵」的繼承者。

原本是女神的美意，好讓平凡的人類在遭遇危機之時得以平息的力量，但幾千年來這樣的美意早已受到扭曲，為了一己私欲，人們你爭我奪，因為搶奪「女神之卵」而引發的戰事屢見不鮮。

也許是因為如此，力量繼承者再次出現的時間越來越長，距離上一任繼承者現身已有一百七十年了，沒有人知道新一任的繼承者究竟何時會再出現。

「……妳對這種書有興趣啊？」凱諾懶洋洋的躺在涼椅上，手裡拿著特調的雞尾酒道。

「反正沒事做，拿來看看又何妨。」絲琳頭也不抬的翻著一本看來泛黃老舊的書本。

「旅店為什麼有這種書……」

「真囉嗦，當然是給人看啊！」絲琳不耐煩的拿起涼椅上的靠枕扔向凱諾，他聳了聳肩繼續喝著雞尾酒，順便向一旁駐唱的歌手點了條輕鬆的歌。

一陣子後，她將書闔上，「噯、為什麼要叫『女神之卵』啊？明明是人，跟卵有什麼關係嘛？」

因為卵代表新生啊，凱諾如此說道，那個人得到的，是女神賜給人類自危機中新生的力量。

「其實就是一開始有人這樣叫，經過不斷的留傳以後，就變成這個稱呼罷了。」

絲琳臉上浮現「原來如此」的表情點了點頭，她雙眼滴溜溜的轉了兩下，似乎想像起什麼。

「妳也相信這種傳說啊？」

「這是史實吧？都有書記載了！」

「書還不是人寫的，一百七十年、一千七百年還是一萬七千年，反正又沒人真正見過。」凱諾伸了伸懶腰，口氣頗不以爲然。

「……雖然只有一個，找到這個人，任何願望都可以實現耶！」

「與其要求別人，還不如靠自己實現願望。」

「……你偶爾也會說出像樣的話嘛。」

絲琳眯細了雙眼，戲謔般的戳了戳凱諾的肩膀。

「什麼啊！我一直都是這樣的好不好！」

悠閒的夜晚就在兩人的鬥嘴聲和駐唱歌手醉人的歌聲中悄悄過去。

忙碌的一天在萬里無雲的好天氣中揭開序幕。

村落的旅店外停了輛馬車，外觀看來十分豪華，由兩匹一身雪白的駿馬拉著，車廂一看就知道是用上好的木材製成，在陽光下讓人感覺閃閃發亮，能夠擁有這樣的馬車想必是達官顯貴。

正疑惑著小小旅店前怎麼會有這種馬車時，一名戴著單邊眼鏡、穿著像是管家的男人急急忙忙打開了車門跳上車，還來不及看清裡頭究竟坐著怎樣的人，只見車門碰的一聲關上，馬車便開始往村落的出口緩緩移動。

出了村落，車駛往北邊，經過一片麥田後來到了一個小城，最後停在一棟建築物前，雖然高大但有著樸實外表的建築，和富麗堂皇的馬車格外不搭。

剛剛那名冒失的男人下了車，在車門口和地面間放上了小階梯，然後打起陽傘等著車內的人。

一隻纖細的手從車門口伸了出來。

「慢吞吞的！還不快過來扶我！」

男人聞言趕緊用空著的那隻手上前小心翼翼的將其牽下馬車。

「走。」聲音的主人頭戴裝飾有緞帶和人造花朵的麥稈帽，身上穿著大領口的綢布連身裙，手裡拿著絲質扇子，全身都是淡粉紅色的。

兩人緩緩步向那棟建築的大門，將陽傘收好的男人抬起門環敲了幾下。不出幾秒便有人應門，門開了剛好一個人寬的大小，開門的人語氣平板的問道：

「請問小姐有何指教？」

她揚起下巴示意，身旁的男人從口袋中拿出了一張小卡片遞給門口那人，見了卡片後那人向他們鞠了個躬，大門敞開。

他們被領著來到了大廳，說了聲請稍等之後那人便轉身離開。

在等待的同時兩人四處觀察起環境，室內的裝潢美輪美奐，就像是來到高級旅店一般，完全無法想像外觀是那樣的樸素。

半晌，那人回到他們面前，語調仍舊平板的說道：「讓您久等了，但必須告訴您，主人外出並不在這裡，沒辦法為您提供任何服務。」

「什麼！人家千里迢迢來到這耶！」她不悅的嘟起嘴唇。

「既然這樣，小姐我們就回去吧？被老爺發現可就慘啦！」

「不要！人家花了大把鈔票才打聽到的！怎麼能空手而歸！要回去管家大叔你自己回去啦！」

她開始嬌聲嬌氣的說自己是花費多大功夫才打探到消息，接著又是多千辛萬苦、經過長途跋涉才到達這個地方，然後一臉不甘心的長吁短嘆，她的管家只得在一旁搖頭苦笑。

「……主人明天會回來，小姐您願意等嗎？」像是經過一番躊躇後那人說道。

「願意願意，我可以等！」

「那麼明日主人回來後，再請您來拜訪，這樣可以嗎？」

「……可是這裡的旅店感覺不怎樣耶、人家不想住那邊。」

「……我們這兒是有客房。」

「真的？那我要住這裡！看這大廳的裝潢，你們的房間一定比外頭那家要好上百倍！」

「不嫌棄的話就請您在此住一晚吧。請跟我來。」

她眯起眼露出微笑。

※※※※※

在一頓精緻晚餐後，接待的侍者帶著遠道而來的兩位客人到了客房，房間正如想像的十分豪華，有兩張大床，還有一間寬敞的浴室。

「請好好休息。」離去前侍者恭敬的說道，「另外，晚上請兩位不要任意走動，以免危險。」

「？」兩人面面相覷。

「這是因為我們這治安不太好，爲了兩位的安全，希望您聽取我們的建議。」

「喔、這樣啊，反正我累了。」她聳聳肩道。

「那麼祝兩位今夜好夢。」說完侍者便退出了房間。

當腳步聲越來越遠，確定侍者遠離房間後，她大大吐了口氣，整個人呈大字型的撲倒在床上，管家則進了浴室，經過一番梳洗後，年邁的大叔變成年輕的小伙子。

「把臉弄成那樣真是難受。」講話的語調也變了許多，應該說是變回原來的聲音，喬裝成大叔的男人其實就是凱諾，像這樣的化妝技術是透過某人的巧手而成。

「你哪有我辛苦啊！穿著這身鬼衣服真是要命！」

「哈、要你裝淑女本來就很困難……」話都沒說完，枕頭就飛了過來，才接下枕頭，又飛來一對鞋子，會對他的俊臉毫不留情的，也只有他的搭擋——絲琳，動作迅速的她已經換回平時習慣的輕裝。

兩個賞金獵人喬裝成有特殊收藏嗜好的貴族小姐和管家來到此地，目的是爲了擊破這個專門販賣生物製品的非法集團，不只眼球項鍊和人骨項鍊，只要是生物器官他們都有辦法變成任何裝飾或用品。

只爲滿足某些收藏家們變態的嗜好，不知已經犧牲掉多少動物的性命，而一開始僅是家禽寵物走丟，竟慢慢演變成多起失蹤人口案件，證明這股歪風已吹到了人體上。

由於這門生意十分殘忍且嚴重違法，國家雖派員強力調查追補，始終徒勞無功，於是想借助賞金獵人們的力量，便在城市鄉野間發佈懸賞的消息。

高額的獎金讓賞金獵人們躍躍欲試，但此集團藏匿的功夫了得，而且消息靈通，不是找不著就是找到卻人去樓空。

凱諾和絲琳花了將近半年四處打探，終於在這個月逮到的第七個角頭老大那邊得到了正確的門路。

「唉喲！我是說這種衣服跟妳的個性不合嘛。」說這句話時凱諾的床上推滿了絲琳扔過來的東西。

她瞟了他一個白眼，他笑嘻嘻的把東西一一歸位。

「好了啦、別鬧了，把臉上的妝卸一卸，休息休息吧！等半夜再去『探險』。」語畢他將油燈捻熄，姿態輕鬆的躺了下來。

※※※※※

夜深人靜，幽幽的月光讓長長的走廊憑添一股詭譎的氣氛，兩個人影無聲的移動著。

「這裡比想像中還大呢！」絲琳單手撐著下巴說道，凱諾頷首表示同感。

拐過一個轉角，發現除了直行的通道，還有通往地下的階梯，兩人對看了一眼，從出了客房的三樓一直往下，結構簡單全是由空房間組成，沒有任何發現的他們決定往地下前進，相信必定會有所不同。

向下踏了數級階梯後，凱諾聽見了人聲正接近著他們，於是兩人趕緊退回剛才過來時的轉角，並找到藏身的掩蔽物。

「……都檢查過了嗎？」

「是的。」

「沒有異狀？尤其是 Alexandrite。」（註）

「是的。已經全部確認完畢。Alexandrite 有交代值班的要特別注意，也特別換了新鎖。」

「很好。那麼去休息吧。」

隨著腳步聲的遠去，通道上恢復寂靜。

「噯、聽到沒，他們說 Alex 什麼的？」

「Alexandrite。沒記錯的話是寶石一種。」

「寶石？」絲琳雙眼滴溜溜的轉了兩下，「他們不是賣生物飾品的，怎麼扯到寶石……」

「我哪知道。」凱諾聳聳肩。

「不過既然聽到了就……特別換了新鎖是吧。」他的嘴角微微上揚。

下了階梯，眼前出現錯綜複雜的通道，兩人選擇正對著階梯的直行通道，這條通道上就有三個分叉，兩個左轉一個右轉，他們只得向前直行，不敢貿然轉彎。

通道盡頭是一個約單人高度的門，門上了鎖。沒花多少功夫，鎖就被凱諾打開了，只是堆放雜物的倉庫。

兩人回頭轉往最近的轉彎，裡頭有四道門，左邊兩個裡頭分別是各式用具和化學原料，右邊則全是書籍。

回到原來的直行通道再往中間的轉彎進去，沿路的門都上了相同的鎖，兩人推測應當沒有特別的東西在裡頭，通道的盡頭又是三叉。

「繼續直走？」絲琳的目光飄向直行的通道。

正當他們大傷腦筋的同時，左轉的通道傳來清脆的走路聲，想必是剛才聽到的「值班的」，二話不說，兩人趕緊跟上。

悄悄跟著拐了好幾個彎後，「值班的」在一道門前停下稍作檢查，確認沒有異常後離去。

這扇門跟先前所見的並無不同，但看到其上的鎖便可知差別在哪，這是個密碼鎖，而這個鎖在燈光昏暗下還是明亮亮的，就像是新的一樣。

「就是這裡吧。」凱諾笑了一下。

註：Alexandrite，變石，音譯為「亞歷山大石」。變石古稱紫翠玉。由於它具有在陽光下呈綠色，在燭光和白熾燈下呈紅色的變色效應，許多詩人讚譽為「白晝裏的祖母綠，黑夜裏的紅寶石」。

在上鎖的鐵門前，凱諾露出自信的笑容，開鎖是他的拿手絕活之一，密碼鎖根本難不倒他。

輕鬆的解開密碼鎖後，絲琳和凱諾輕手輕腳的進入，室內燈光稍嫌昏暗，空間頗大，雖然樸素了許多，擺設感覺跟他們住的客房倒是有些相像，兩人不禁疑惑起來。

「這種地方居然也有客房……唉喲！」絲琳說著一頭撞上突然停下腳步的凱諾。

「你幹嘛！」她摸了摸鼻頭，還打了凱諾一下，只是他都毫無反應，「看到什麼啊？」

眼前是一張樣式簡單的床，一個瘦小的人影蜷縮在其上，仔細看應該是個留著長髮的女孩子，她正緩緩抬起頭望向凱諾和絲琳。

不就是個女孩嗎？他是怎麼了……正想開口問問，凱諾便一把拉著絲琳往外跑，並且一言不發的循著原路奔回客房。

「痛死了！」門剛帶上，絲琳就用力甩開凱諾抓得老緊的手。

「剛剛是怕驚動這裡的人，現在好啦，你快說到底是怎麼了？」

凱諾仍舊不發一語，只是低著頭喘氣。

「……到底怎麼了？不過就是看到一個女孩，又不是什麼洪水猛獸……」

他搖了搖頭。

冷靜沉著的凱諾突然一反常態，現在看來更是臉色慘白，讓絲琳也開始感到不對勁，她滿臉擔憂的扶著他坐在床沿。

許久後，他終於開口道：「……我沒事，妳不要擔心。」

「什麼沒事，你很反常耶。」

也不知道為什麼，當凱諾看見那名女孩之時，心底就生出一股莫名的波濤，

是恐懼還是什麼他也說不清，總之就是有一種在那個地方一秒都待不下的感覺。

「怎麼會有那種感覺？」

「我也不知道。」

「不過、你的第六感通常很靈……不管有沒有機會，我們都別再接近那個地方了。」

凱諾點點頭。

※※※※※

烏雲悄悄占據了天空，將璀璨的陽光層層掩住，炎熱的午后下起一場傾盆大雨，直到太陽的光芒慢慢離開天際，屋內的燈火全都亮起之時，這場雨都尚未停歇。

「讓您久候實在是不好意思，由於大雨驟降造成了主人的晚歸，在此由衷的向您致歉。」

「唉、沒關係啦，下雨也不是你們的錯。」絲琳揮了揮手中的扇子，這已經不知是第幾次聽到他們這樣說了。

口中雖這麼說，但早餐等過了午餐，午餐等到了下午茶，過了晚餐還是一樣，除了等還是等，讓很有耐性的兩人有一種一直在拖延時間的感覺，要不是爲了高額賞金，還真想問問這裡的人是不是在耍他們當好玩。

此時，大門響起了聲音，一群人趕緊在門前排成整齊的兩列，領頭的人將大門開啓，一個修長的人影緩緩走進，所有人朝著門口深深鞠躬。

「您回來了，主人。」

那人領首示意，比例良好的身材和堪稱美貌的俊臉相得益彰，從頭到腳均散發著的氣息，令人深感他的高貴。

「聽說有客人在等我？」他的聲音富含讓人陶醉的磁性。

「是的，是昨日來訪的客人。就在大廳那兒呢。」

「先帶客人到『原物閣』，我隨後就到。」

「謹遵您的指示。」

※※※※※

偌大的房間裡，女孩坐在床上，她的表情很是苦惱。

剛剛見到的那兩個人，從服裝很容易就分別出來，他們分明就不是，不是將她抓來軟禁在此的人的一份子。

「我到底在做什麼……」她喪氣的搖著頭。

如果他們和這裡毫無關係，也許可以……剛剛應該向他們求救，而不是傻傻的看著他們消失在眼前。她相信，這樣的機會不會再有了，一想到這，她就萬分懊悔。

難道我要死在這裡嗎……她看著緊閉的門，無論再怎麼後悔，現在也只能放棄。

她絕望的流下滴滴淚珠。

※※※※※

絲琳與凱諾被人領著來到昨晚的地下室，經過數個轉彎，他們進入被稱為「原物閣」的房間。

室內陳列著整齊的鐵製架子，架子上擺滿了各種不同大小的玻璃罐，罐子裡則裝著……各種器官。

也分不清哪些是動物的，哪些是人類的，雖然見過不少世面，絲琳還是感到一陣反胃，早知道晚飯就少吃一些，她瞄了凱諾一眼，看臉上的表情大概可以知道他兩個人的感受相同。

真想趕快離開這裡……就在兩人不約而同的這麼想時，背後響起了充滿磁性的說話聲：

「讓遠道而來的客人久候多時，我這個主人真是深感抱歉。」

「我是裘勒，再次獻上我最深的歉意。」說著俊美的年輕人深深向他們鞠了一躬。

「唉呀、別這麼多禮嘛，只不過等了一下下罷了。」

「小姐真是寬宏大量。」

絲琳向裘勒拋了一個甜膩膩的笑容。

「如您所見，這裡放的都是原料，要是小姐覺得無聊的話，我們就到『收藏間』，讓我為您詳細介紹我們這兒的商品。」

「好啊，這邊讓我以為你們是做生物實驗的咧。」

於是一行人離開了擺滿器官的「原物閣」，往裘勒所說的「收藏間」移動。

名為「收藏間」的房間不大，擺放著給客人使用的高級沙發和桌子，桌子的正前方，有個不高的檯子，裘勒說那是「表演」用的，令人匪夷所思。

「其他的就別拿出來了，我就直接說啦，我只要『瞳飾』。」

說的就是指用眼球作成的物品，據打聽到的，除了項鍊墜子外，亦可要求做成別的製品。

「小姐是這方面收藏家啊，我明白了。」

不出多久的時間，桌面一一擺上了各種用眼球製成的物品，項鍊、手環、掛飾、茶杯、湯匙……想得到想不到的東西全都上了桌。

絲琳和凱諾努力讓自己的表情看來不動聲色，不過仍難以掩飾心裡的震撼，凱諾全身猛冒冷汗，絲琳則是覺得自己的胃正陣陣翻騰。

（沒見過這麼噁心的東西……）

「小姐覺得如何？有喜歡的物品嗎？」裘勒微笑著說道，他幾乎眨都不眨的眼睛，讓人覺得格外不舒服。

「沒有看起來特別的嘛。」絲琳搖了搖手中的扇子，口氣故意表現興緻缺缺

的樣子將目光自桌面移走。

「那麼看看『表演』好了。」

說著裘勒彈了下手指，幾個侍者各推一個籠子出來，籠內關了貓、豹、雪鶚（貓頭鷹的一種）、狐狸等動物，裘勒解釋說這些動物的品種都是一等一的上等。

「哇！雪鶚！我好喜歡雪鶚喲！」

「那麼就選牠吧。」裘勒語畢，侍者將其他籠子推了出去，留下雪鶚的鳥籠。

接著，在桌子前方的檯面上，上演了一場令人怵目驚心的「表演」。

拿著奇怪器具的男子將雪鶚抓出籠子，沒多久，這隻雪鶚的雙眼就躺在托盤上放到了兩人面前。

絲琳咬了咬下唇。凱諾則暗暗倒抽了一口氣。

「如何？小姐想用這對雪鶚眼作成什麼製品？」裘勒的語氣平淡，表情就像是家常便飯一樣。

「……」

「覺得噁心就說吧。」他的態度讓人覺得他似乎早就料想到這兩人的反應。

「什、什麼，更噁心的我都看過呢！」

「是嗎？妳的臉色不太好呢。絲琳小姐。」

「！」

「絲琳·葳特，近來突然掘起的賞金獵人，出道不久但已小有名氣，很多罪犯被妳，還有後面的那位先生，被你們倆給送入黑牢。」

「凱諾·萊曼，沒記錯名字吧？要化這種妝還真是辛苦，喔，你如果想拿出藏著的手槍的話就免了。他們幾個的動作會比你快的。」

手正放在愛槍上的凱諾心頭一驚，往後一瞄，一排手持武器的侍者不知何時

站在身後。

「就憑你們二人也想抓我？實在是大膽到讓我佩服。」裘勒對啞口無言的兩人微微撇了撇嘴角。

「不過……你們能找到這裡來已經算是不錯的，真是值得鼓勵啊。」他惺惺作態的拍了兩下手，那模樣實在是讓人想把他大卸八塊。

「兩位好像沒什麼話想對我說了？」

「給我帶走。就和她住在一起好了。」

說著裘勒抬了抬下巴，幾個侍者上前將絲琳和凱諾架走，臨走前他還戲謔的對兩人這麼說道：

「第一個成為我們商品的賞金獵人，哇、好有噱頭。」

他的表情就像期待著將獵物撕裂的猛虎一般。

「看來我們實在太天真了。」凱諾望著眼前的鐵製大門說道，他管家大叔的老妝已經清洗完畢。

「只能說我們的準備不夠完善。」絲琳頗有同感的騷騷頭皮。

「現在該怎麼辦……」

「把門打開就好啦，鎖跟昨天那個好像是一樣的。」

兇巴巴的侍者，應該說是隨扈，被他們推進房的同時，凱諾稍微注意了門上的鎖。

「鎖又不在裡面怎麼開！上了密碼鎖的門要出去只有破壞整個門，這不是你說過的嗎？」

「我都忘了這回事。」凱諾吐了下舌頭，要破壞門也得有工具，但能夠當作工具的東西早在進門前全被搜光了。

「有時候還真搞不清楚你到底是聰明還是笨耶。」

絲琳起身踱步，往室內慢慢走去，這景象似乎十分眼熟？樸素的擺設、樣式簡單的床……還有同樣蜷縮在其上的長髮女孩，不同的只有她現在似乎正在夢鄉。

是昨天那個房間？絲琳嚇了一跳，昨天才見她一眼，凱諾就整個人不對勁，要是跟她長時間待在同一個空間……她回頭瞄了凱諾一眼，他還坐在地上思考著出路。

怎麼可能讓他不發現這裡還有另一個人呢……正在心裡嘀咕著，凱諾的聲音從背後飄來：

「這裡好眼熟。」

「啊！凱諾！你不要過來！」絲琳趕緊上前並大動作的想遮住凱諾的雙眼。

「幹嘛？有鬼啊妳……」凱諾皺起眉頭並扳開絲琳的手，「……這不是昨天那個女孩子嗎？」

「就是啊！所以我才……咦？你沒事嘛！」

「嗯？啊、對耶！」

「真是的，昨天跟見鬼一樣，怎麼今天又沒事？」

凱諾聳了聳肩，露出「我哪知道」的表情，同一時間，床上的女孩似乎受到說話聲的影響而逐漸清醒，她緩緩眨動眼皮，脖子左右扭了幾下，接著慢條斯理的坐起身來，當絲琳和凱諾進入眼簾時，她驚愕的倒抽了一口氣。

「你……你們……」

「又見面了。」兩人異口同聲對她搖著手苦笑道。

※※※※※

「這麼說，兩位是因為事跡敗露所以關到這裡嗎……」自稱為亞緹的長髮女孩說道，凱諾和絲琳面色尷尬的一起點頭，在她的臉上可以看到很明顯的失望神情。

室內一片沉默，三個人不約而同的嘆起氣來。

「不行！在這邊嘆氣也無濟於事！」絲琳雙手槌了下軟軟的床墊。

「……雖然這個方法很爛，反正也別無選擇……說不定會見效……」

結束喃喃自語的絲琳推著凱諾到鐵門邊，她要她細聽外頭的動靜，若有腳步聲就立即告訴她。

「你的耳力比我好，所以就交給你聽囉！」

「先告訴我妳想到什麼方法啦！」

「囉嗦！快聽啦！」

時間像是過了百歲千秋一樣，凱諾什麼也沒聽見。

「唉喲……昨天不就有人嗎……難不成今天的人偷懶？」絲琳急得像熱鍋上

的螞蟻一樣在室內踱來踱去。

「現在可以跟我說了吧？」凱諾沒好氣的推了推他的單邊眼鏡問道。

「就是……」

「等等。」凱諾舉起手以制止絲琳，他將耳朵貼到鐵門板上眯起眼專心聆聽著，「……有人、嗯……從右邊正在接近這裡。」

「太好了！快敲門！」

鐵門受到雙份的敲擊發出了巨大聲響，沒多久，不用把耳朵貼到門板上，就可聽見匆促的腳步聲往這裡移動。

「裡面的做什麼？大半夜的敲什麼敲！」自門外傳來如鐘般的罵聲。

「這位先生，裡面出問題了！」絲琳用著急切的口氣如此說道。

外頭傳來嗤之以鼻的笑聲。

「出了問題？啊？賞金獵人小姐，妳該不是想說妳頭暈目眩、腹部劇痛、想要嘔吐吧？」

「……你只說對了一樣，不，只能算半對，不是想吐，而是正在吐了。」

「妳以為我有這麼好騙嗎？這種老掉牙的戲碼還真虧妳說的出來啊！」說話的聲音充滿嘲諷。

「我哪有騙人……只是吐的人不是我也不是凱諾，是裡面那個小姐。」

亞緹吃驚的睜大雙眼，一旁的凱諾已經了解伙伴想到的辦法，這時絲琳飄了個眼神給他，話不多說，凱諾便提高音量驚叫了起來：

「這位小姐！妳沒事吧！到底是怎麼了？唉呀、吐到我身上了啦——」

絲琳對著默契絕佳的伙伴比了個「做得好」的手勢。

「先生，你有沒有聽到啊？裡面那個小姐現在正吐個沒完呢！你們是不是給

她吃了什麼不乾淨的東西啊？」

「胡扯！我們這從上到下的食物絕對都是最好的！再說，妳怎麼知道她有吃東西！」

「餐盤又沒收走……真過份，就她有晚飯，雖然我們進來的時間晚了點……唉喲、這又不是重點！那位小姐從我們進來時就怪怪的，臉色蒼白、神情恍惚、冷汗直流，剛剛開始嘔吐不止……」

「唉呀！小姐妳醒醒呀！絲琳！她昏倒了啦！」

「先生，你一定要相信我！拜託你進來看看那位小姐吧！她已經暈倒了耶！」

門外沉默了下來。

「……伙食房的搞什麼……沒有檢查……」

「……怎麼特別在我值班的時候……」

「……要是被……不就……」

外頭持續傳來啾啾咕咕的說話聲，語氣中流露著明顯的猶豫與不安。

「先生、先生！現在事態嚴重，求求你……」

話還沒說完，門外開始響起轉動密碼鎖的聲音，絲琳向凱諾揮手表示叫他做好準備，他點了點頭，折了折手指，然後要亞緹躺在地上假裝暈倒。

喀的一聲，密碼鎖被解開，鐵門徐徐開啓，出現一名瘦瘦高高的男子，絲琳攤平雙手表示自己並未持有任何具攻擊性的物品，接著手往室內比了一下請男子進入。

男子瞪了她一眼後朝裡頭走，他第一眼看到的是倒在地上的亞緹的腳，接著則是凱諾威力十足的拳頭，而在絲琳自他後腦杓補上一個肘擊後，能看見的大概只有黑暗一片了。

「蠢蛋，折騰這麼久還不是被騙。」絲琳撥了撥她紅褐色的髮絲。

「好啦，快走吧！等這傢伙醒來可就糟囉！」

兩名賞金獵人頭也不回的準備離去，只剩亞緹一人還傻傻的看著躺在地上的男子，等她回過神時，只聽到凱諾和絲琳的腳步聲離她越來越遠，她慌慌張張的追了出去，用盡全力拉住了凱諾。

「請等一下！」

「嗯？」

「我、我……」

「……妳是想跟我們一塊逃嗎？」

亞緹拼命點頭。凱諾拋了個眼神詢問伙伴的意見。

絲琳先是猶豫了一下，不過想到在這麼複雜的地方落單的話，要逃出去實在困難，而著亞緹的模樣，也讓人感到有點同情……

「想跟的話就跟吧。」

「不過可別跟丟喔，到時再被抓回去我們可不管。」

長髮的女孩用力點著頭以表感激。

從兩名賞金獵人的背影裡，她似乎可以看到，那原本就要放棄的希望。

黑暗中，某隻手將厚厚的門推了開來。

外面是寬闊的庭園，夜來香正綻放著，傳來淡淡的優雅香氣，三條人影匆匆經過花叢，他們沒空欣賞潔白花朵的動人姿態，也無暇享受她清香宜人的氣息，當前最要緊的事就是加速離開這個地方。

腳步尚未停歇，回首一望，眼裡映著樸素外表的建築物在夜裡的剪影，若不是在內走過一回，根本無法想像裡頭竟是如此複雜，更無法想像在裡面不時上演著一齣又一齣殘酷的悲劇。

「幸好昨天有探過路。」凱諾吐了口氣說道。

「還說咧，剛剛那邊要不是我贏就錯了。」絲琳的語氣頗不以爲然。

出了房門，亞緹才知道自己到了多複雜的地方，在不計其數的分叉轉彎中，凱諾和絲琳驚人的記憶力讓她稱奇；在這樣令人精神緊繃的情況下，他們始終不變的冷靜態度更是讓她佩服。

正因如此，三個人幾乎是一路順暢無礙的離開這個恐怖的地方，只是當來最後一個叉路時出了點問題，他們對於要左轉還右轉似乎有些遲疑，而這兩人決定方向的辦法居然是：猜拳。

「只走過一次難免會記錯嘛。」

「你就承認腦袋比我差不就得了。」

「是、是！聰明絕頂、天下無雙的絲琳大小姐。」

「這還差不多。」

絲琳的下巴抬得高高的，然後拍拍凱諾的肩膀。

「這個女的就是這麼天真，人家隨便講講尾巴就翹了起來……」凱諾湊到亞緹的耳邊用著自己以爲很小的聲音如此說道，只是他的每句話（特別是不好的），絲琳似乎都能聽的一清二楚，馬上一拳飛向他的肚子。

「……痛……」

「唉呀、某個男的就是這麼多嘴，還以為講什麼人家都聽不到。」絲琳轉轉手腕，對亞緹頑皮的笑了一下。

「妳就不能在別人面前留點面子給我嗎？」

「面子？是啥？能吃嗎？」

「妳這傢伙……」

「什麼？你有意見啊？」說著絲琳狠狠揪起凱諾的耳朵。

「好痛！不是說不准捏我耳朵嗎！！」

亞緹聽著這一男一女的對話，忍不住會心一笑，這兩個人讓她感到十分可靠而安心，雖然有時他們的舉動和對話實在和賞金獵人的勁酷的印象完全不合。

不過，能夠遇見他們實在是上天的恩惠，她由衷的這麼覺得。

※※※※※

離開了那個令人害怕的城市，三個人一路北上，來到位於大陸最北端的小鎮。

「好啦，到這邊就要跟妳分手了，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在小鎮的飯館裡，酒足飯飽後絲琳對亞緹如此說道。

「對了，這個妳收著，用它回家去吧！」她拿出一個小袋子推向長髮女孩，直到現在才發現，她的髮色是少見的銀灰色。

「裡面的錢絕對夠妳到任何地方，再遠都沒問題。」可以在這分文不付的大吃大喝，又有錢可以供亞緹作為旅費，全都歸功於凱諾，其實這家飯館是他大哥開的。

應該感到萬分感激的亞緹，卻露出面有難色的表情將錢還給兩人。

「我……我沒有家可以回去。」

這下換成是凱諾和絲琳面有難色。

「那、那我去跟我大哥說說，妳就先住在這裡，嗯……幫忙打理飯館抵住宿費如何？」

「這辦法不錯耶，放心好了，凱諾的大哥一家人都很親切的。」

她默默不語的搖了搖頭。

氣氛一片尷尬，凱諾和絲琳面面相覷，無法了解亞緹為何拒絕他們的提議。

短暫的沉默之後，亞緹像是鼓足萬分勇氣的樣子開口說道：

「兩位，你們可以放下所有工作和我到一個地方去嗎？」

兩人滿腹狐疑的互相對看了一眼，異口同聲道：「不可以。」

然後他們開始你一句我一句的說他們有多少工作等著去做，行程早就排的滿滿，滿到一天的假期都沒有，而就算如此，他們倆的原則就是：工作第一，賞金至上。

「可是、我……」

「這位小妹，妳就好好這裡想想未來的事，如果有空的話我們也會再來看妳的，好嗎？」說著絲琳催促著凱諾起身，並用眼神示意快走。

「請等一下！」

兩人百般無奈的轉過頭來。

「請問兩位聽過『女神之卵』的傳說嗎？」

「……不就是妳前天看的那本書？」

絲琳點頭稱是。

「……等等，這位小妹，妳該不會想說，妳就是那個一百七十年後出現的『繼承者』吧？」

亞緹臉上堅定的神色表示答案是肯定的。

「雖然現在還只是『半熟』，但很快我就會成為真正的繼承者的！」

「呵呵……」絲琳的笑聲中充滿著完全不予採信的感覺，「凱諾我們走。」

「請等一下！拜託！」

兩人再度莫可奈何的回過身，亞緹先是用著懇求的眼神看了他們一下，接著伸出上面纏滿了白色繃帶的左手。她一圈一圈將繃帶鬆開，然後將手掌攤在凱諾和絲琳面前。

在亞緹不大的手掌上，佈滿了由許多奇怪符號組成的半圓形圖騰。

凱諾滿臉寫著「這是什麼」的疑惑表情，絲琳則是雙眉緊蹙，她將臉靠近以便看清楚圖騰。

「……雖然只有一半……這個我在書上看過！」

亞緹對她點了點頭。

「我們換個地方說。」

※※※※※

地點換到了飯館樓上的自家房間。

「……妳很肯定自己就是『繼承者』嗎？」

長髮女孩點頭表示肯定。

「其實我是最近才發現的……因為我們的歷史課剛好提到……」

本來以為是生了怪病才會在手上長那些東西，但當圖騰越發明顯之時，又正好碰上在研讀相關的歷史，才不禁懷疑起來。

「從發現開始我一直很小心，因為不太確定，就沒有告訴任何人，卻不知道到底是怎麼被別人知道的……一些不認識的人陸陸續續登門拜訪……用盡各種理由想帶我離開家裡，到後來甚至……」

說著亞緹垂下了頭，細如縷絲的銀灰長髮遮住了小小的臉，她深深嘆了一口氣，一股悲傷的氛圍慢慢擴散開來。用不著她繼續說下去，凱諾和絲琳大概也可以知道發生了什麼。

「我的家人全都在一場大火中亡故，從那之後我就一直四處躲避，結果半路上遇到了……」

「遇到裘勒嗎？」

提到這個名字，絲琳滿臉的嫌惡，而亞緹的表情變得比剛剛更加陰暗。

「我也不知道是怎麼被那個人盯上的……遇到他時，他表示對我的遭遇很同情……到了那個地方，才知道原來他全是虛情假意。」

「他只想把妳變成商品吧……」

「對了，他們說的『Alexandrite』是什麼意思啊？為什麼這樣叫？」

「啊、那是……兩位請仔細看我的眼睛。」

說著凱諾和絲琳紛紛將臉湊前盯著少女的雙眼看。

「綠色……？」

接著少女起身將窗簾全部拉上，接近傍晚的室內光線很弱，她請絲琳點起桌上的蠟燭燈，然後她示意要兩人再看一次。

「……變成紅色……」

「兩位聽過『變石』嗎？」亞緹笑了一下講到這凱諾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絲琳倒是還有聽沒懂。

「就跟我之前說的一樣嘛，Alexandrite 是寶石的一種，以前叫作紫翠玉，現在叫變石，好像很稀有，可貴的咧。」

絲琳「喔」的一聲表示了解，經過凱諾的解釋，再抬頭看看亞緹，不需要再多作說明，兩人已明白為什麼她被稱呼為「Alexandrite」。

「那個人曾說過我是難得一見的珍寶……一開始我也有點困惑呢。」

※※※※※

「那麼兩位是相信我了嗎？」

凱諾和絲琳點了下頭，都已經看見那個圖騰，又聽過少女的種種經歷，老實說要不相信也很難。

「……就算相信妳好了，可是要我們丟下工作（賞金）和妳去……」凱諾說著推了下他的單邊眼鏡。

「求求你們，只要到了那個地方，成爲『祈願者』，兩位想許什麼願望都可以，你們可以要求無限的財富，到時候就可以不用辛苦的追捕犯人換取賞金……」

「這樣說是很好啦……」絲琳歪著頭說道。

「妳怎麼不索性找個沒人找得到的地方躲起來，誰的願望都別管就好了？」

「這樣是不行的。」亞緹的雙眉間刻著深深的凹痕。

不管到哪裡，那些人總是有辦法找到亞緹。

一開始是自己的家變得殘破不堪，最愛的家人們失去生命；之後每到一個地方，幫助她的人都掉進了人間地獄，只要有自己在的地方，就有不幸的事會發生。

久而久之，她變得不敢在某個地方久留，害怕帶給別人不屬於他們的災禍，只能像無根的浮萍一樣，毫無目標的到處飄來盪去。

「我也想過乾脆結束自己的生命，可是我沒有勇氣，也不甘心就這樣……」

她又一次垂下了頭。凱諾和絲琳不禁露出很是憐憫的表情。

「不過……妳為什麼選我們？不怕我們也是不懷好意的傢伙嗎？」絲琳兩手一攤。

「不會的！雖然只有相處短短的時間，我卻能感覺到你們的善良，若不是這樣，兩位也不會為我準備旅費，甚至要讓我在這裡住下。」

她這樣說倒也沒錯。要是壞一點的人包準把她丟在那自個兒逃了。

「……如果無法擺脫成為繼承者的命運，我希望至少能夠擁有自由選擇祈願者的權利，而不是被強迫實現某人的願望。」

這樣不是變成我們兩被強迫中獎嗎……兩個賞金獵人相視苦笑。

氣氛又變得默然無聲，亞緹用著懇切的眼神望著兩人。半晌，凱諾如此問道：

「……成為祈願者，除了要求無限財富這種願望，其他願望也可以嗎？」

「一般而言，應該是什麼願望都可以的，畢竟歷史沒有記載過任何被拒絕的祈願者。」亞緹想了一下後回答。

「那我想要毀滅世界也可以囉？」

這個問題讓亞緹一時為之語塞。

「……雖然歷史上從未有許這種願望的祈願者，但也不能說不可以……」

我是開玩笑的啦，凱諾爽朗的大笑起來，自己隨口說說的事亞緹居然信以為真。一旁的絲琳用手肘頂了他一下。

「如果……把護送妳到某個地方當成是工作的話倒也不是不可行。」

「真的嗎？」亞緹的雙眼一亮。

凱諾向絲琳飄了個詢問的眼神，她扁扁嘴，歪著頭思考了一下。

「既然凱諾都這樣說了，我還有什麼立場好反對。」絲琳看著雙手交疊，一副期待的亞緹說道。

「現在可以告訴我們『那個地方』到底在哪？」

※※※※※

按照亞緹所說的，他們的目的地「卵之塔」——為創造女神所建的神殿，位於另外一個在西方的大陸南南西端，路途可說是十分遙遠。

「其實到之前那個地方西邊的港口比較多船可以坐……唉，可是現在實在不好再南下經過那裡……還好離這不遠也有一個小港口。」戴著單邊眼鏡的男賞金獵人指著攤平的羊皮地圖說著。

「反正這邊有認識的人，到大港口要花的錢才多咧。」他的伙伴撥著紅褐色短髮接道。

「那麼事不宜遲，為了避免裘勒的人馬查到這來，明天就出發。該準備的我們倆會準備，妳不用擔心，今天妳就好好休息休息、調整心情，知道了吧？」

有著銀灰色長髮的女孩用著感激的神情不斷向凱諾和絲琳道謝，在經歷無數的悲劇後，她仍舊相信人性，也相信自己的選擇。

※※※※※

天空一片湛藍，氣候十分晴朗，風浪也不算大，是個適合出航的好天氣。小小的港口停靠的船不多，大部份都是小型漁船，因此唯一一艘商船在其中看來特別突出。

商船的主人跟凱諾是多年的舊識，對他的請求向來都是熱情的給予大力協助，這次也不例外，一聽說凱諾一行人需要用船，便二話不說的答應載他們一程。

自這個港口搭商船到西邊大陸，離這裡最近的港口要半天的時間，若是選擇離卵之塔最近的港口，則要四天以上。

爲了不太過打擾經商的友人，他們只好放棄縮短與目的地的距離，選了位於這個大陸東北方的港口，時間大概只要兩天，下了船只要往西南走就成了。

「剛好在這邊碰到他真是幸運，不然我們就只能坐漁船了呢。」凱諾笑容滿面的說著。

船已離港有段時間，三個人在甲板上眺望著美麗的海上風景。搭上了船出海的現在，唯一能做的事，也只有等船到達目的地，在那之前對絲琳和凱諾來說可謂是難得的假日，看著風平浪靜海面、吹著舒適的海風，兩人不禁露出了輕鬆的神情。

就在凱諾的友人準備好午餐，上到甲板來愉快的請三人享用的同時，傳來了眺望手大喊後方有一艘不明船隻正在接近的呼叫聲。

一行人急忙趕到船尾察看，航海經驗豐富的船長馬上就認出了那深紅色的大船——一直以來令所有行船人爲之頭疼的象徵，惡名昭彰的赤海盜。

「赤、赤海盜！」

深紅的海盜船越來越接近，在船頭站了一個雙手插腰的高大身影。

「不會吧……怎麼這麼倒楣！」雖然相隔還有一大段距離，但絲琳似乎已經知道那個身影所代表的真正身份，她的輕鬆表情垮了下去。

而在聽到從船頭傳來的狂妄笑聲後，她的臉上更是蒙上一層陰影。

「兄弟們，上啊！」兩船相接時，站在船頭的男人厲聲大喊，除了首領外，沒人能有這般氣勢。

聲音一落，一群摩拳擦掌的海盜們跟著男人一擁而上，嚇得船上的人們個個驚慌失措、驚叫連連。

「你們這群白癡，還不給我快點住手！」在混亂中傳來一句高喊的女聲，海盜們聞言，動作就這樣懸在半空中。

「是哪個臭女人？居然如此大膽……」海盜頭子凶神惡煞的吼道，不過當他看到絲琳的臉時，猙獰的表情瞬間軟化下來，那喜出望外的模樣和上一秒相比，簡直是判若兩人。

「喔喔！我的絲琳！這麼久沒見，妳還是這麼的美麗動人又充滿活力……」

絲琳一臉怒氣沖沖的瞪著塊頭高大的海盜頭子。

「誰是你的絲琳啊？少在那邊肉麻兮兮的，叫你的手下趕快給我滾蛋，要是傷到我朋友的船一絲一毫，你就完蛋了！」

外表凶神惡煞的高大男人，非但沒有動怒，還乖乖的聽從絲琳的話，把手下全都差回自己的船上，簡直像條溫馴的狗狗。

「可愛的絲琳，他們全都滾蛋了，妳就不要生氣了嘛。」

絲琳不屑的哼了一聲。

「話說回來，妳怎麼在這裡啊？要去哪呀？」

「關你什麼事。」

「不要這樣嘛，要不要我載妳一程啊，多遠都沒關係喔！」

「我現在已經在船上了，用不著你多事。」

兩個人就這樣持續著一冷一熱的對話，堂堂的海盜頭子，竟像是不斷向主人撒嬌的寵物一般，不過這是在他看見某人之前的態度。

「……妳也知道嘛，我的船又大又快，跟這條破……」話還沒講完，他的臉馬上沉了下去，他終於注意到那個死都不願見到的人。

「那傢伙怎麼也在這裡？」他指著在絲琳的身後的凱諾說道。

「我在這，他當然也在這。」

「你怎麼又忘了，我們是一對啊。」

塊頭高大的的海盜頭子臉上一陣紅一陣青的，感覺像是快暈倒的樣子，凱諾則是一臉「又來了」的表情。

「我不信！怎麼看都不覺得你們是那種關係嘛！一點都沒有情侶那種恩愛的感覺……」

「在一起久了都是這樣啊！再說，我們恩愛還要給你看到不成！你要我說幾百次，這輩子我最愛的人，就只有凱諾一個！他愛的也只有我一個！」

「凱諾你說是不是呀？」絲琳嬌滴滴的往凱諾的胸口靠了過去。

「啊？」

她威脅性的在他大腿捏了一把。

「呃……是是是，她怎麼說怎麼是……」凱諾的臉扭了一下，不過他還是很配合的將手搭到絲琳的肩上，以避免大腿繼續遭受無妄之災。

「信不信隨便你。好啦，你要是話講完就可以閃人了，我們很忙。」

無言以對的海盜頭子垂頭喪氣的跳回自己的船上，原以為他會就此離開，沒想到一踏上船他便大吼：

「準備火藥！給我擊沉那艘船！」

語畢眾海盜手腳俐落的開始準備火藥，而絲琳所在的船上的人們在逃也逃不掉的情況下，陷入極度恐慌的狀態，整艘船亂哄哄的。

「你敢！要是你敢傷到這船一根寒毛，我跟你沒完沒了！」絲琳憤怒的大喊道，她隨手朝深紅的大船砸了某樣東西，不過被海盜頭子接個正著。

「要我放過這船也可以啦，只要妳過來我這邊，讓我送妳到目的地就行了。」

「……」

「如何？沒那麼多時間考慮喔，再慢就來不及啦。」他將絲琳扔過來的東西

咚一聲的丟入海中暗示船沉的樣子。

「你這卑鄙小人……」

形勢剎時逆轉了過來。看著那大塊頭賊賊的笑容，絲琳氣得牙癢癢的，凱諾滿臉無奈，亞緹和船上其他人則是顯得不知所措。

短暫的沉默後，絲琳莫可奈何的答應了海盜頭子的要求。

「不過，他們也要跟來。」她朝背後指著凱諾跟亞緹說道。

「……這個小姑娘跟妳過來倒是可以，」他瞄了亞緹一眼，接著用極不友善的眼神瞪了凱諾一下。

「他就不必了吧。我的船啊，除了船員以外，是不能讓其他男人上去的耶。」

絲琳的嘴角抽動了兩下，然後歇斯底里的狂吼：「他不過去，我就不過去！不然你現在就把我們全轟了算啦！」

「唔……」絲琳的話顯然起了作用，海盜頭子轉身對手下們命令道：「我說開火才發射，聽見了沒？」

「要轟就快轟！不過我告訴你！我死了變成鬼也不會放過你的——！」她瞪圓眼指著大塊頭，把音量提高八倍說道。

「……好啦好啦，不要說什麼死不死的嘛，一起過去就一起過去。」不久後他兩手一攤有些勉強的回答。

與友人深深的道謝與致歉後，絲琳和凱諾、亞緹登上了深紅色的大船。

在赤海盜的船上渡過的這幾天，絲琳一行人可說是受到了貴賓級的禮遇。

高檔的食物三餐輪番上陣，歌舞聲毫不間斷，整艘船就像是開起永不停歇的嘉年華會一樣，充滿了狂歡的氣氛。

除了海盜頭子對凱諾始終不友善的態度外，三個人跟海盜們的相處倒是十分融洽，很快的就打成一片，從海盜們的口中也聽說了絲琳和海盜頭子的淵源。

「話說我們渥利老大還沒當上頭子前啊，遇上了剛出道的絲琳小姐，從那時就煞到她了咧。」一名海盜趁著頭子不注時偷偷跟亞緹如此說道，渥利是他們老大的名字。

「我們行走天下，什麼女人沒見過！不過啊，敢對我們老大如此兇悍的，也只有絲琳小姐了！」

亞緹嘆的一聲笑了出來，看著渥利對絲琳猛獻殷勤的模樣，實在很難想像他是個凶悍的大海盜。

天氣依舊晴空萬里，使得船的航行出奇的順利，不到四天船就來到了西方大陸的南端外海，距離卵之塔最近的港口。

「爲了不嚇到港口的人，我想我們自己划小艇到那邊去比較好。」絲琳看著越來越清晰的港口輪廓，對渥利說道。

「那怎麼行，怎麼能讓你做這種事咧！」說是不想讓絲琳花費力氣划船，其實渥利是對她的即將離去感到依依不捨。

「我可不想一到那邊就引起大騷動！到時候有人去報官就麻煩啦！」

「還是，你就這麼想去蹲黑牢？我可不要到那種地方去。」

「……好吧。」

說著三人踏上船上的小艇，渥利指揮手下將其降落到海面。

「雖然一開始覺得有點倒楣，不過託你的福，我們省了不少功夫，」臨行前，絲琳對大塊頭喊道，「謝謝你囉！」

她揮了揮手後對他拋了個甜美的笑容，看得渥利目瞪口呆，這幾天來，他始終沒有給凱諾好臉色，相對的絲琳也從未露出這樣的表情，讓他一直感到實在很喪氣，沒想到在這離別的時刻，能看見她如此燦爛的笑容。

望著絲琳離去的背影，渥利傻笑了起來，海盜們吹起口哨，當三人因為口哨聲而好奇的回頭張望時，整艘船更是爆出了歡呼。

海盜頭子面紅耳赤的斥責起他的手下，絲琳滿臉尷尬的差點連槳都快脫手，凱諾和亞緹則是一面偷笑一面努力的划著槳。

三人和海盜們就此分手，繼續踏上了前往卯之塔的路途。

※※※※※

「嗯……接下來要進入『聖山』赫芬沃，卯之塔就在山頂。」在港口旅店內，凱諾看過地圖後說道。

「什麼聖山嘛，說得好聽。聽說啊，很多一流好手都一去不回呢。」絲琳擠了擠臉接道，她的話讓人感到冷汗直流。

據了解，赫芬沃的山路崎嶇、地勢險峻，要登頂十分不容易，還被人稱作是「往天國的山」。

「除了山路難走外，在進山之前，我們一定要特別小心，不能讓任何人發現亞緹的身份，否則事情會越變越麻煩。」

三個人互相點了點頭。

光想到要上山就覺得有夠頭大，如果再遇到一些有的沒的人來進行繼承者的爭奪大戰……所幸到目前為止還沒發生這樣的事（「廢話，我們都在海上飄啊。」絲琳如此說道）。

翌日，準備妥當的三人出了港口一路西行。在地圖上看起來很短的距離，實際上要花費的功夫還真不少，直到日正當中的正午時分，他們才抵達赫芬沃山腳下的村子，反正時間剛好，三人便在村子休息用餐。

「對了，妳上次說的『半熟』是什麼意思啊？」凱諾咬了一口半熟的煎蛋後如此問道。

「你幹嘛在人來人往的地方問這件事……」絲琳打了凱諾一下，並壓低音量說道，雖然嘴上這麼說，但她其實也很好奇。

「因為剛好在吃半熟蛋嘛……」

亞緹苦笑了一下，「你們上次看到的，不是只有一半嗎？」她指著自己的手。

凱諾和絲琳點了點頭。

「我還不算是完全的（繼承者），因為另一半（圖騰）還沒全部浮現，不過看樣子也快了。」她技巧性的回答著問題。

「繼承者不是被稱為女神之卵嗎？」

「繼承者」、「女神之卵」這兩個名詞亞緹沒有發出聲來。

「其實每一個都需要一段時間才會變完全，像這樣還不是完全的，就像半熟蛋一樣。所以被稱為『半熟』。」

兩名賞金獵人露出「原來如此」的表情，然後他們趕緊結束這個話題。

過了正午，火熱的太陽被遠處飄來的雲層漸漸蓋住，看來並不像要下雨的天氣，不過毒辣的陽光減少了許多，再加上微微的涼風，使溫度涼爽了不少，對於要爬山的人們來說實在是一大福音。

「這麼高的山，不知道要多少的時間才能到頂端呢……」亞緹望著被雲朵籠罩住的山峰嘆道。

自山腳下向上遠眺，赫芬沃的山峰高聳入雲，不只因為山路崎嶇難行，光是看她的高度，被稱作「往天國的山」也名符其實。

離開村子，三人用散步般的速度朝赫芬沃前進，然而，這般悠閒的心情卻維持不長。亞緹和絲琳才聊起女生的專屬話題沒多久，凱諾就發現他們被人跟蹤了。

根據凱諾的判斷，跟蹤者僅有一名。一開始，他們只是加快速度想藉此甩掉尾隨在後的人，但那人始終沒有要放棄的意思。而之前還會稍作躲藏的跟蹤者，後來竟變得明目張膽的跟著他們。

這讓三人感到十分不悅且無法放心。

就在抵達赫芬沃登山步道之時，絲琳首先忍無可忍，她猛一回身，手腕順勢一揮，隨著「咻」的聲響，她的愛用武器——長鞭，就像出籠的猛蛇一般，只見它半空中盤捲數圈後，那個跟蹤者就被緊緊纏住，再使勁一拉，那人只得撲倒在地。

「你是什麼人？爲什麼要一直緊跟著我們？」凱諾跟著拿出手槍抵在那人頭上厲聲問道。

「饒饒饒、饒命啊！」那人急忙大喊，聲音聽來是個年輕的青年。

「那你還不快說你是誰！」絲琳氣憤的踩了他一腳。

「我、我……我不是故意要跟、跟著你們的啦……唉、早知道剛剛直接先問就好了……」他抬起頭來結結巴巴的說著，戴著的圓框眼鏡歪了一邊。

三人面面相覷。

「實在是很抱歉。我叫維德……」長相秀氣的青年腰彎了九十度鞠躬道，在亞緹的建議下，他已經脫離了長鞭的糾纏。

他表示自己前來此地是爲了到山頂的卯之塔參拜，但因聽聞山路崎嶇難行，所以臨時想要結伴同行。

「真的是很抱歉……因爲想確定幾位是否要上山所以才尾隨在後。」滿頭黑色亂髮的青年再度彎下腰。

「直接問不就得了。要是我剛剛拿的是槍你就死定啦。」

「是的，真的很抱歉。請問三位也是要到創造女神的神殿參拜嗎？」

三人互相交換了一下眼神，既然對方已經幫他們想好藉口，不妨就順著他的話說，以降低露出破綻的風險。

「是啊。其實我們是從東方大陸來這裡觀光的啦，無論是這座山還是山頂的神殿都遠近馳名呢，不來朝拜一下怎麼行？」絲琳將手指合攏擺在額頭上作出四處觀望的模樣，凱諾和亞緹也開始你一句我一句的裝成是興奮的觀光客。

「這樣啊，那三位願意和我一同上山嗎？」維德推了推他的圓框眼鏡問道。

老實說，他們很想拒絕眼前這名青年。即使他再三強調他事前對此地做了完整的調查、齊全的準備，但他那副弱不禁風又傻頭傻腦的德行，實在讓人難以信服。不過看在他誠懇的態度，以及那張記錄的密密麻麻的地圖的份上，最後還是勉為其難的答應他的要求。

而接下來的路途中，維德也漸漸印證的他所言不假，尤其那張不起眼的地圖，哪條路可行，哪條路不通，哪條路是捷徑……詳細的程度超乎想像。

傍晚，一行人來到了赫芬沃的第一個中繼站。在這裡有一間旅店、山產店和手工藝品店，規模都不算大，不過總和起來也算是挺不錯的，吃的、喝的、用的樣樣不缺。

「在這邊要好好休息，多儲存一些體力喔。」維德翻著他的資料說道，「越上面啊休息的地方越簡陋，因為海拔太高沒人要上去。」

維德的資料顯示，在赫芬沃總共有三個休息站，第一個就如所見的像是個小型休憩區；第二個是年代久遠、早已不知何時搭建的小木屋，沒有人管理是個可以任意使用的地方。

第三個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茶水站，會這麼講是因為很難理解究竟是什麼人，會在這麼高的地方設立提供茶水的地方，在鄉間盛傳是善良的森精靈用魔法變的，也有人說是女神給予不辭辛勞上山的人們的小小恩惠。

「有人說越靠近塔附近就越多奇怪的事，有人說那邊現在有罕見怪物出沒，還有人說有什麼靈異事件！反正什麼傳言都有，到時候我們自己親眼確認看看就知道了。」維德愉快的為三人解釋道。

隨著微涼的晚風，夜漸深沉，雲變得淡薄，月光溫柔了整個天空。

在入睡前亞緹對著天空祈禱，希望接下來的路途能順利無礙，完成她心裡小小的祈求——為自己所選擇的祈願者實現願望。

早晨，雖然有記錄詳盡的地圖，但仍舊無法改變難以行走的道路和祈求凶猛怪物不會突然出現，加上驟然下起的傾盆大雨，讓一行人登頂的路途變得更加艱辛。

「我的老天，這是哪門子的聖山啊！獅子、老虎、大灰熊，樹精、鳥人、史萊姆……我看這裡除了沒有龍以外什麼都有的樣子！」

攤在小木屋的椅子上說這句話時，已經是超過薄暮時分的事了。

「哈哈……或許就是因為是聖山才什麼都有……」凱諾無力的回應同伴的抱怨。

「人家不是說創造女神是慈愛的化身嗎？祂對任何生命都是包容……」

「三位休息一下，我來負責晚飯吧！」相較於明顯累攤的凱諾和絲琳，維德雖然稍有疲態，但精神卻出乎預料的好。

「我也來幫忙好了。」亞緹在一旁附和道。

「啊、亞緹小姐也一塊休息吧，我一個人沒關係的。」

「都是你們在保護我……什麼都沒做的我又怎麼會累呢？」

「做晚飯這種小事應該交給我才對。」，她將袖子挽起，順手拿了一個小鍋子。

「……那就一起做吧！」維德眯起雙眼對亞緹笑了一下。

邊準備邊聊天的兩人，或許是因為年齡相仿，很快的就打成一片，而在個性上兩人也有許多相似的地方，比起同性的絲琳，亞緹跟維德反而有更多的話題可聊，他風趣的談吐、豐富的學識更是讓她感到欽佩。

夜深，下了近整天的雨總算停歇，厚厚的烏雲正慢慢散去，四處瀰漫著潮濕的泥土味，由於大雨過後，使得在山上本來就不高的室外溫度更加下降，甚至有種冬天的感覺。

「待在外面太久會感冒的喲。」維德對著坐在屋外長椅上的長髮少女如此說

道。

「沒有關係，我不怕冷的。」抬著頭遙望著天際的她搖了搖頭笑道，星星和月亮正結伴在夜空露出臉來。

越是接近山頂，亞緹的心情越是複雜。

忽然，她開始對自己的決定有些動搖，究竟這樣做是好是壞？是對是錯？到底是繼續往卵之塔前進好？還是乾脆下山找地方躲起來好？

而當這樣的心情越來越糾纏不清之時，她又是嘆氣，又是搖頭。

「妳有心事嗎？」維德側著臉，同樣望著天空問道。

「……沒什麼啦、其實是對自己做的決定感到有點煩惱。」她苦笑了一下。

「妳相信自己嗎？」

「嗯？」

「如果妳相信自己，就可以對自己的決定有自信。」

亞緹聽著將頭倒向左邊，然後又慢慢的倒向右邊。半晌，她突然感到豁然開朗。

「妳相信自己嗎？」維德轉過頭看著亞緹，她對他綻開笑臉，兩個人笑成了一團。

相信自己……沒錯，不就是自己最初的堅持嗎？

再度抬起頭，亞緹又笑了出來，或許是山上稀薄的空氣讓她腦袋不清吧，連如此簡單的事都想不通，簡直就是在自尋煩惱。

「亞緹小姐……」

「你可以叫我的名字就好。」

「是的。亞緹……」維德垂下頭，說話的語調嚴肅了起來。

亞緹似乎也感受到氣氛有所不同而正襟危坐了起來。

黑髮的青年抬起頭，滿臉認真且嚴肅的注視著銀灰色長髮的少女。

※※※※※

「你在說什麼？這種事我怎麼可以答應！」

戴著圓框眼鏡的青年和灰銀色長髮的少女之間擺著一把銀製的左輪手槍，少女面帶驚訝的表情將它推回青年的身邊。

「拜託妳！我的時間越來越少了……只能趁這時候拜託妳了！」維德情緒激動的抓起亞緹的雙手說道。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不能……」

維德垂下頭吐著氣，片刻，他鬆開少女的手說道：「實在沒有時間說明一切……但我可以告訴妳，」

「這裡，住著一個惡魔。」他指著自己的胸口。

亞緹雙眉間的凹痕因為疑惑而越陷越深。

「我一直竭盡全力在控制著……可是，最近卻一次比一次困難……在這樣下去，我怕沒辦法再制住他了……」

「我還是不懂……」

「到時候妳就會知道了！總之，」維德抓住亞緹的肩膀。

「雖然我們相處的時間不長，但是我確信妳是個值得相信的好女孩，妳一定要記住我接下來說的話……」

亞緹開口想說些什麼，但馬上被維德打斷：

「聽好，這個妳一定要收好，必要的時候絕對會派上用場！到那時妳一定要記得，不要留情，一定要開槍！」他拉起亞緹的手再度將那把手槍放在她手上。

「可是、我、你……」

「我已經沒有退路，拜託妳了！」維德雙眼直視著亞緹，他的眼神內包含了懇求、悲傷，還有一股莫名的恐懼。

看著這樣的維德，滿腦子裡裝滿了疑惑的亞緹不知該如何是好。最終，她還是抵不過他再三的拜託，勉為其難的收下了槍，允諾了他的請求。

「子彈只有一發，到了必須要開槍的時候，妳一定要記得，瞄準心臟！我相信妳，妳一定做得到。」

這句最後維德在進屋前說的話，一直在亞緹的腦海裡盤旋不去，銀製左輪手槍槍身的寒冷反光映在眼裡感覺格外諷刺。

失眠的少女直到白光劃破天際，還是無法理解，自己會有必須使用手上那把兇器的時候，而且要對準那樣善良的青年的心臟……

※※※※※

「我想，我們今天也許就能到達山頂呢！」黑髮青年的語氣聽來有種鬆了一口氣的感覺，望著晴朗的天空，昨日厚重的烏雲不復存在。

一男一女的賞金獵人相視而笑，他們能夠了解維德的感受，相信等到了山頂，他們的目的地，心情一定會比現在更加愉快。

但長髮少女卻不這麼認為，自從昨晚聽過維德的話以後，她的不安又慢慢自心底爬了出來，不完全是爲了自己，這感覺像是會發生什麼不好的事一樣。

「亞緹妳怎麼啦？臉色發白耶！昨天沒有睡好嗎？」絲琳轉過頭盯著亞緹的臉問道，不單是臉色發白，她緊咬著下唇，雙眉顰蹙，模樣嚴肅到有點嚇人。

「啊？」直到凱諾的臉也湊了過來，亞緹才回過神來。

「怎麼了？妳還好嗎……？」

「……喔、我沒事啦……其實是昨天做了不好的夢……」她結結巴巴的敷衍道。

「唉、就快到了，妳的心情一定很複雜吧！也真是苦了妳……」絲琳心疼的小聲說道，像亞緹這樣年紀的女孩，就跟自己的妹妹沒什麼兩樣，然而她的命運卻是如此多舛，叫人不禁為她嘆息。

「妳不要想太多，一切都會順利的！」凱諾拍拍亞緹的肩膀鼓勵道。

「……我沒事啦！」亞緹努力擠出笑容。

「就像凱諾哥說的一樣，我也相信一切都會順利的！」她往前跨了幾步後，回身笑道：

「我們趕快繼續前進吧！」

凱諾和絲琳再度相視而笑，然後跟了上去。殿後的維德，只得用著萬分抱歉的眼神望著亞緹的背影。

「對不起……我也只能這麼做了。」

沉重的雲層散去後，陽光在晴朗的藍天當中持續散發他的光芒，使得溫度節節上升，直到過了正午更是變得悶熱，讓一行人前進的速度稍微變慢了一些。

抬頭前望，隱約可見巨塔高聳的輪廓，證明路途已經不遠，而相較於昨日怪物輪番登場、防不勝防的情景，今天可說是一路順暢，感覺好像從除怪大隊變成悠閒的登山人似的。

不過越是接近目的地，反而越是悠閒不起來。

爲了想一個好藉口，絲琳、凱諾和亞緹可是傷透腦筋。不能到時候禁止維德跟著他們進塔，又不好直接跟他說他們的目的……

「還是等會兒把他打暈好了？然後再綁起來。」凱諾用著如呢喃般的音調說道。絲琳和亞緹輕晃腦袋，用眼神表示這個方法很差。

「乾脆直接說了好？反正都已經有兩個人了，多一個也沒差。」絲琳說的方法就如同她的直腸子個性一樣。不過同樣被另外兩人否決了。

從昨日與大批怪物的戰鬥中，顯而易見的看得出維德的身手不凡，雖然凱諾跟絲琳有自信能夠打贏維德，但畢竟這是下下之策，非到必要之時，他們並不想傷害如此友善的青年，而且基於以下的理由更是行不通：

「不行，如果到時候只能許一個願怎麼辦啊？我們兩個還好商量，可是誰知道維德的願望是什麼呀！雖然他看起來很善良……但是畢竟才認識幾天，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凱諾眯著眼睛說道，在說這句話時，他們正在一座巨大的獨木吊橋上，通過這裡再往上經過一段階梯就可以到達卯之塔。

「三位在討論什麼啊？能不能讓我加入呢？」前方飄來維德詢問的聲音。

「我們只是在討論等下要從哪開始觀光。」絲琳隨口敷衍了一句，凱諾拿著之前從維德那借來看的「卯之塔導覽」晃了兩下。

「沒什麼、沒什麼！」凱諾和絲琳抬起頭異口同聲說道，還一人伸出一隻手左右晃了幾下表示真的沒什麼的意思，然後低下頭繼續小聲討論起來。

「這樣啊……」維德淡淡的說著，他的嘴角微微彎了起來。

「你們好像很煩惱……」過了一陣子他們又聽見維德如此說道。

「想藉口似乎真的很難的樣子。」

兩個人不約而同的露出「就是啊」的表情對看了一眼，片刻，當他們發現這句話不對勁而再度抬起頭時，只見維德面帶怪異的笑容並且擒住了亞緹。

「這副蠢頭蠢腦的樣子，你們似乎以為我很好騙是吧？」

「不過看來被騙的反而是你們嘛。」說完他哼哼笑了幾聲，維德現在的模樣簡直像換了個人，說話的語調也怪聲怪氣的。

「維德？你在說什麼？怎麼都聽不懂？還有，你幹嘛抓著亞緹？」絲琳不解的問道

「維德？喔、那傢伙被我扁了一頓現在在睡覺呢。我是斯克姆。」

維德的話讓人感到疑惑，三個人的眉頭都緊緊的皺了起來。

「看起來你們還沒搞清楚狀況嘛。我跟他，維德，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共用著一個身體，唉、說起來真是可悲，以我這麼高貴的身份與血統，居然有著這樣不搭調的外表。」

「不過也不是完全沒好處啦，拜這外表所賜，毫不費吹灰之力的就騙了三個笨蛋。」

完全搞不懂在說什麼東西……絲琳和凱諾滿腦問號的看著維德，應該說是有著維德的外表，卻自稱是斯克姆的青年。

「唉、雖然是賞金獵人，但畢竟也只是平凡又愚蠢的人類。想知道就告訴你們也無妨。」

「我，是永生族，就是被你們醜化成『吸血鬼』的高貴種族。而維德跟你們一樣，是低賤又愚蠢的人類。」

在這個妖物橫行的世界，有吸血鬼這種存在一點也不讓人驚訝，然而對任何凶禽猛獸都能想出辦法的人們（最多是拔腿就跑或是少接近牠們的棲息處），對於這支神出鬼沒的夜之種族卻是束手無策。

從前，吸血鬼們只當作人類是維持日常生活的食物，因此遇上他們的人通常只有迎向死亡這個結果。

只是不知從何時開始，某些抵死不從的人類引起了他們的興趣，逃過鬼門關的人被囚禁在暗無天日的地方，當作有趣的寵物看待。到了後來竟有吸血鬼對人類產生了感情，不但將其變成了同類，甚至於當成了永生的伴侶。

半吸血鬼就是這樣誕生的。一半是人類，一半是吸血鬼，他們不像一般的吸血鬼害怕陽光，可以在白天行走（不過曬太久陽光還是會生病），而各方面的能力雖然不及真正的吸血鬼，卻比一般人類要來的優秀。

「半吸血鬼……」絲琳和凱諾面面相覷，沒想到一直當作笑話的傳說居然是真的（「有誰要嫁給吸自己血的傢伙啊，還幫他生小孩咧。」曾經，和凱諾在一次閒聊中絲琳如此說過）。

「哼、維德那傢伙居然還看我不順眼咧！」

「不過沒關係，那傢伙很快就要消失了，我就再原諒他一次好了。」

「你、你這是什麼意思？維德為什麼會消失！」亞緹拼命扭動身體想要逃脫束縛。

「呵呵……他總是這麼死腦筋，老是拼命想否認自己是半個吸血鬼……如果不是這樣，也許我們能夠和平共存。這次也是，居然想瞞著我……」

「反正我也發現了，想要讓我消失……現在看是誰要消失。」

「到底是什麼意思……」

※※※※※

「你是說，你早就知道我們上山的目的了？」

根據斯克姆的說法，維德一直不願承認自己有著一半的吸血鬼血統，因此在得知有關女神之卵繼承者的事情後，他就不斷到處調查，希望能夠發現繼承者以實現他想成為完全的人類的願望。

只是，就如同書上寫的一樣，就算調查的再多，也無法得知究竟新一任的繼

承何時會出現。

「本來還以為他會放棄呢，」斯克姆不屑的撇撇嘴角，「不過真虧他想得出這種辦法。」

所謂的辦法，就是待在赫芬沃山下的村子守株待兔。

絲琳、凱諾和亞緹再度滿面疑惑。

「說你們笨還真的是笨耶！」

事實上，由於卵之塔位在海拔太高的山頂，加上山路崎嶇使得運送物資變得困難重重，早在很久以前就沒有人願意待在那個地方，一個連神官跟祭司都沒有的神殿，又有哪個人會前往參拜呢？

「他說要上山參拜只是隨便亂掰，沒想到你們這麼順便的就拿來當藉口……知道卵之塔為什麼會在那種地方嗎？」

「那是給祈願者的考驗。不管是幸運碰上也好還是千辛萬苦才找到繼承者也好，總之要實現願望可沒那麼簡單，千里迢迢的路程、滿山滿谷的阻礙都是。」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嘛？也沒有白白可以實現的願望。」

「現在咧，雖然還是有人登上赫芬沃，但全都是來觀光渡假，通常都會停留第一個休息站，大概玩個一兩晚就會下山去啦。」

「會繼續往上爬的，目的是什麼就不用說了。」斯克姆自顧自的作起結論。

「好啦，廢話太多。從剛剛你們的對話裡就可以知道，這位美麗的小姑娘就是繼承者。」他嘖嘖兩聲誇張的表示，即使三人的對話在山腳下講他也聽得見，擒住亞緹的手加強了力道。

「所以……你們兩個呢，」在說這句話的同時，在不知不覺間斯克姆和亞緹已通過了吊橋。

「已經沒有任何存在的價值了。」

瞬間，還來不及看清他手上究竟拿出了什麼東西，固定吊橋的繩索在就眼前

斷裂，橋面開始往下墜落，失去重心的凱諾和絲琳只得朝深不見底的山谷下墜，而無力阻止一切的亞緹只得眼睜睜的看著不幸發生。

「絲琳——！凱諾——！」

「別叫了。那兩個蠢蛋包準摔得粉身碎骨啦。」斯克姆斜睨著眼看著自己的傑作。

「維德說的沒錯……你這個惡魔！」亞緹忍無可忍的衝上前搥打起眼前這個可恨的傢伙，不過她的手一下就給抓住，動彈不得。

「妳給我安份點！」斯克姆滿臉猙獰的模樣將亞緹推倒在地。

「要不是妳是繼承者，我早就讓妳跟著那兩個蠢蛋下地獄去啦！」

長髮少女憤恨的看著他。

「你不要妄想了！只要我不願意，就算到了『祈之間』，女神也不會實現你願望的！」

祈之間位於卯之塔的深處，祈願者和繼承者必須進到這個地方才能談要許什麼願望。

「嘖嘖、妳知道的也不少嘛，不愧是繼承者。只是，從來就沒有一個祈願者的願望沒實現過。這點妳該不會不知道吧？嗯？」

「所以、該放棄妄想的是誰呢？」

令人憎惡的笑聲響徹雲霄。

「真是命……」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上山谷的凱諾與絲琳，坐在地上大口喘氣著。

就在兩人的雙腳離開橋面的瞬間，反應敏捷的凱諾伸手將絲琳腰間的黑色長鞭取走，向上一甩，很幸運的，黑蛇纏住了橋台，而凱諾也即時拉住了絲琳。

「混帳東西……最近怎麼老是碰到這種倒楣事啊！」絲琳歇斯底里的抓著她的紅褐短髮。

「只能說我們的準備不夠完善……」凱諾邊將他的單邊眼鏡戴好邊說道。這句聽起來很熟悉的話在不久前逃出某地時絲琳說過。

「準備個大頭啊！爲了躲避裘勒那個變態男人，我們匆匆出港，又遇上渥利那個笨蛋，連要落地再調查細節的機會都沒有耶！」

「現在說這個也於事無補……我們還是趕快追上去比較實在，」說著凱諾站起來拍了拍身上的灰塵，接著伸手將絲琳拉起。

「看那個傢伙的德性，難保他不會許莫名其妙的願望。」

※※※※※

來到卵之塔的外殿，四處寂靜無聲，步道兩側種了兩排樹，四周的空地矗立著十字碑，沒有詭異的氣氛，反倒是一股莊嚴肅穆的感覺瀰漫其間。

「妳到處張望在看什麼啊？是在期待那兩個蠢蛋會再出現，還是在看那些同類呀？」斯克姆語調冰冷的說道，字句間無不帶著嘲諷之意。

亞緹緊咬著下唇憤憤不平的瞪了斯克姆一眼。

「我問你，維德呢？」

斯克姆挑了下眉毛，「維德？呸、我之前就說過了，他現在在睡覺呢。」

「你騙人！他怎麼可能放任你在這胡作非為！」

「嘖嘖嘖、妳真是個聰明的小姑娘。」

「他不睡我也有辦法要他睡。人類總是贏不了永生族。」說著他又發出那種令人氣憤的笑聲。

我該怎麼辦……長髮少女心急的想著，此時她真的痛恨自己，對於那個可惡傢伙只能束手無策。

「妳不要在那邊磨磨蹭蹭的，如果妳這麼喜歡我使用暴力的話……說穿了妳也只是個容器罷了，我幹嘛對妳這麼溫柔？」說著他伸手推了亞緹幾下，催促她邁開腳步。

亞緹緩緩向前踏了兩步，突然，她想起掛在腰間的某樣東西，對了，那把左輪手槍！

「嘖嘖、如果是想拿維德給妳的那玩意兒出來，就免了吧。」斯克姆的語氣像是早就看透了亞緹的想法，她睜大了雙眼，右手停在腰際。

「就算子彈有用，開槍的人沒用的話……」他將臉湊到亞緹面前拋了個可恨的笑容，然後將手搭到她的肩上，逼迫她繼續前進。

的確，就算持有致命的武器，但是無法精準命中朝目標的話，即便武器再強大也是白搭，就算是動作再敏捷的人，也無法跟有著吸血鬼血統的人相比，更何況子彈只有一發，根本沒有失手的餘地。

難道還是只能放棄嗎……就在亞緹徹底體認到自己的無力之時，遠方傳來一記聲響，某個東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從兩人背後飛了過來。

黑髮青年推了少女一把，她跌倒在地瞬間，他朝著另一個方向撲倒。那東西命中卯之塔大門口的古老牆壁，在上面鑿了一個洞。

「到此爲止了，你這個混帳東西。」一個帶著喘氣的熟悉女聲隨後如此說道。

「絲琳！」

除了正在揮手示意的絲琳之外，還有站在其後拿著冒著硝煙的手槍的凱諾。

「凱諾！」

斯克姆緩緩起身，一面整了整身上的灰塵一面轉過頭來。

「怎麼？小子，你看到我們兩個好像很不高興啊？」絲琳對著表情暗淡的青年用嘲諷般的口氣說道。他沒有回話。

「喔、你該不會是沒想到，從那種地方摔下去也不一定會死吧？我知道了，不管是人也好，吸血鬼也好，半吸血鬼也好，都有一段少不經事的天真時期嘛？」

「……哼。」斯克姆推了一下他的圓框眼鏡，「天真的不知道是誰啊？」

「我好心給你們安排了那麼輕鬆的死法，兩位好像不領情的樣子？還從那種地方爬上來特地跑來這裡送死，真是精神可嘉啊……」

「少說大話了！要來就來啊！」話聲剛落，絲琳的長鞭就朝著黑髮青年飛了過去，只是凶猛的黑蛇似乎落了空，它在空中抽直後，直直落在石頭步道上，將其劈成兩半，原先站在那裡的目標早已消失。

「絲琳！小心點！看來那傢伙是開始了！」凱諾的告誡聲在背後響起。

雖然兩人從未遇上所謂的吸血鬼，但也時有耳聞，他們最令人害怕的能力之一，就是在瞬間將全身細胞活化，讓所有能力提升，在這個狀態下的吸血鬼據稱就算是十個人一塊上也鬥不過。

所有被提升的能力中，也包括了移動的速度，一旦進入這個狀態，他們的速度簡直就是在瞬間移動。而即使是半吸血鬼，移動的速度也絕對優於一般人類。

絲琳撥了下她的紅褐短髮，擺出警戒的姿態，兩眼不斷左右掃瞄著，而凱諾也毫不放鬆的四處張望著。

「……右邊！」當感覺到東西從右邊襲來時，絲琳直覺性的揮出長鞭，在發現落空那瞬間，腰部受到了一記重擊，力道之大到讓她整個人橫飛了出去，然後以驚人的衝擊力撞上了步道旁的十字碑。

「絲琳！」亞緹不禁大喊，半晌，耳邊傳來連續槍響，第一發擊中絲琳的腳邊，第二發則又飛到了大門口的牆壁上。

「嘖嘖嘖、賞金獵人先生的槍法好像不太準耶？」聽著這句充滿諷刺意味的話時，仍舊無法得知聲音主人的正確位置。

凱諾咬了咬下唇。然後他閉起了眼睛。

「哼哼、你是打算放棄了嗎？這麼快就決定要束手就擒了……」

「上面！」

子彈剎那間狂奔而出，朝著凱諾左上方的行道樹飛去，自枝葉間傳來一聲悶哼後，斯克姆落地，他的左臂中彈，鮮紅的血順著手向下流。

「大意失荊州啊。」凱諾笑了一下。

下一秒，斯克姆又不見人影。凱諾又閉上了眼，仔細的感覺四周的動靜，左邊？右邊？還是一樣是上面嗎？然而，當明確感受到那股氣息之時卻是在……背後！

要轉身瞄準再開槍對付極速的敵人，以普通人的速度，實在是來不及。凱諾憑著直覺將槍口朝後發射，但憑聲音也知道並未命中目標。

接著他只得毫無防備的接受攻擊，就跟不久前的絲琳一樣，他的後背受到重擊，然後一頭撞到了伙伴身旁的十字碑。

「那句話現在就還給你。」在塵埃落定後，斯克姆不屑的說道。

他無視於亞緹的叫喊朝著兩人緩緩逼近，同時，稍微恢復的絲琳吐了口氣後再度揮出她的長鞭，這次斯克姆連閃都不閃，用單手就接下了黑蛇，並且改變了它的方向，將攻勢原封不動的送還給它的主人。

絲琳呆若木雞的看著倒飛而來的長鞭，就在她忘記了還可以將長鞭離手，緊閉雙眼準備接受自己發出的攻擊時，一陣巨響，黑蛇應聲斷裂，墜落在石頭步道上。

睜開眼，凱諾在身邊無力的喘著氣，是他在危急之時拖著重傷的身體瞄準了長鞭，這次不偏不倚的命中目標，他的伙伴也因此得救。

「嘖嘖嘖、真是漂亮。」斯克姆譏笑道，「不過也到此爲止了，這是你們剛剛說的。」

他走近絲琳和凱諾，一邊一手捏著兩人的脖子，用著灰熊般的怪力將他們整

個人提起懸在半空中，一使力，兩人感到尖銳的東西刺入皮膚，是屬於吸血鬼的利爪正侵入著他們的身體。

連反抗的力氣都沒有，聽不見垂死獵物掙扎的聲音，斯克姆很是滿意的笑了笑。然後準備再度使力——

「你快住手！！」少女的尖叫劃破了寂靜。她雙手緊握著那把銀色的左輪手槍對準眼前的惡魔。

「你快放開他們，不然我要開槍了！」

青年挑了挑眉毛，他頭也不回的說道：「妳射不中的。不，妳不會開槍的。」

「你試試看！如果你再不放開他們，看我會不會開槍。」

他仍舊沒有鬆手，也沒有回頭。

「妳不會開槍的，妳怎麼會忍心對我……對維德……」

「瞄不準你，我總瞄得準我自己。」

槍口改變了方向，抵在少女的心口。

長髮少女的話引起了半吸血鬼的興趣。

他像是扔垃圾般將凱諾和絲琳隨手放下，在兩人的咳嗽聲下轉身往亞緹的方向前進。

「我真的小看妳了，聰明的姑娘。」

「你不要過來！我、我會開槍的！」

「妳不會。」他故意搖了搖頭，腳沒有停止前進。

「我會！」全身都在發抖的亞緹崩潰般的大叫，但是卻聽不到槍響聲，那把銀製的左輪手槍甚至連保障卡榫都還沒打開。

「我說，妳不會的。」斯克姆已站在亞緹的面前，並前單手抓住了槍身。

「放、放手！」亞緹又拉又扯的想要將槍抽離斯克姆的手，只是她又怎麼能比得過如同擁有怪力的斯克姆呢？他輕蔑的彎起嘴角，手向旁邊一放，亞緹就摔了出去，手槍也跌個老遠。

「早就跟妳說要妳聽話一點，怎麼老是講不聽？不給妳點教訓似乎是學不乖的樣子……」說著斯克姆轉了轉手腕，指尖的利爪亮晃晃的散發著另人恐懼的氣息。

亞緹無能為力的跌坐在地上，她一下看著躺在一旁的銀色手槍，一下回頭看著步步逼近的惡魔，腦袋慢慢變得一片空白，甚至連自己會變成怎樣都無法想像。

然而當她發現眼前的惡魔像是停格般沒有動作時，他的利爪正在眼前怪異的顫抖著。抬起頭，斯克姆垂著頭，全身抽搐著。

亞緹趁機起身以最快的速度撿起了銀色手槍，然後用著謹慎的態度在斯克姆的數步之外停了下來。

「……緹……亞緹……」

她好像聽見在正呼喊自己名字的聲音。亞緹往前跨了兩步。

「亞……亞緹……」那個人像是很吃力的樣子起身抬頭望向長髮少女。

「……斯……不，維德？」她試探性的開口道，他點了頭。亞緹睜大雙眼，當她兩步作一步的想衝到他身邊時，卻被制止了。

「維德？」

「妳…妳待在那就好。」說著維德很是痛苦的雙膝著地。

「……哈哈，斯克姆那傢伙，玩得太過火……忘記這副身體可是普通人的……」

不斷活化細胞讓能力上升以應付戰鬥，比起一般時候更加消耗體力，就算是正牌的吸血鬼如果不稍加控制，終會有到達極限之時，何況是只有一半血統的半吸血鬼，平凡人類的軀體，更是無法承受這樣的力量。

「這樣也好……我才找得到機會壓制他……」望著滿臉擔憂的亞緹，維德露出了安慰般的笑容。那笑容與眼神，確實是那個善良的維德。

「亞緹……」

「嗯？」

「妳還記得，我說過的話吧？」

「拜託妳……開槍……」

亞緹睜圓了雙眼，她用力的搖著頭。

「妳答應過我的！」維德的眉頭緊皺，眼神中流露著濃厚的懇求之意「開槍……快點！再慢我也……」他整個臉都扭了起來，再度垂下頭，不斷大口喘氣。

「……求求妳……救救我……」

長髮少女不斷搖著頭，眼框開始積起淚水。

然而當那個人又一次站起身時，他的眼神再度變得冷漠，微微上揚的嘴角表現著他的邪惡，那個令人切齒的可惡傢伙又占據了維德的身體。

「嘖嘖、維德那傢伙還真是會逮機會啊，趁我稍微沒力的時候就想跑出來。」

「他是不是叫妳開槍啊？哼、妳這副德性，就算有一百發銀彈也沒用嘛」

「……」

「看起來他似乎信錯人囉。」

他那種讓人冒火的笑聲充斥在步道間。

「好了，我也不想玩了。妳就乖乖的跟我……」

槍聲響徹整個步道。

斯克姆瞪大了眼低頭向下一看，胸口的衣服正慢慢暈開陣陣鮮紅，特製的銀彈進入身體後開始分解，吸血鬼最爲畏懼的銀正隨著血液流往全身。

「妳……」說不出半句話來，他就這樣向後倒地。

少女同樣瞪大雙眼，淚水早已爬滿她秀麗的面容，全身顫抖著的她手一鬆，銀色的左輪手槍咚一聲的落地，膝蓋一軟，少女失神的跪了下去。

早就被遺忘在一旁的兩名賞金獵人，帶著滿臉的震驚搖搖晃晃的走到那個人的身邊將他扶起。

「……維德？」絲琳輕輕的叫喚著。那個人皺了下眉頭，慢慢將眼皮稱開。

「絲……絲琳……還有凱……諾……對不起……我騙了你們……」

兩個人一同搖了搖頭。

「其、其實……我一開始是想……想要你們將……將願望……讓給我，」維德斷斷續續的說道，「只是……沒能壓制住他的我……就算有了願望……也……也無法用人……人類……的身份說出來……」

咳嗽。維德滿口鮮血。

「亞……亞緹呢……？」說到這，兩人才發現亞緹不知何時開始，跪在一旁

失神的發著呆。

「亞緹？亞緹！」絲琳過去晃了晃她的肩膀，她眼神空洞的看了絲琳一眼，才驟然回神。

「絲琳？維、維德呢！」她情緒激動的四處張望，絲琳神情黯然的指著某個方向，凱諾扶著倒地的維德。

亞緹跌跌撞撞的衝到維德身旁，眼淚不聽使喚的流個不停。看到亞緹的維德則是露出了安心的笑容。

「亞緹……」

「對不起！對不起！我……」

「妳不用……跟我道歉……事情的結果……正是我……的期望……」

少女心痛的搖著頭。淚水模糊了她的視線。

「我……我很高興……」維德伸出手，想要為亞緹拭去眼淚，她哭著握住了那隻無力的手。

「謝謝……謝謝妳……讓我能夠……用人類的身份……在最後一刻……」

謝謝……在這句話之後，三個人再也聽不到維德的聲音。

卵之塔前，只有悲痛欲絕的哭泣聲。

※※※※※

在悲傷的氣氛中，三個人在石頭步道旁為維德挖了一個大洞。泥土一層一層蓋到了黑髮青年的身上，他的表情看來十分祥和，沒有一絲的後悔或不捨。

在完成維德簡單的墓之後，亞緹起身走向旁邊的十字碑。

「各位……請你們接受他，讓他在這裡安眠。他……只是個不幸的人，請不要對他有所譴責，希望各位能和他好好相處。」

然後她又回到了維德的墓前。

「維德，你就放心的在這裡吧！我已經拜託過這裡的人們了，如果他們欺負你的話，你要暫時忍耐喔！因為很快我就會來陪你了。」

這句話讓絲琳和凱諾困惑了起來，先前跟這裡的逝者打聲招呼，作些請求他們倆可以理解，但是什麼叫作「很快就會去陪他了」？

「亞緹？妳在說什麼傻話啊？難道妳想做什麼傻事不成？」絲琳憂心的對著亞緹說道。她笑了一下。

「不是這樣的。」

「凱諾跟絲琳知道，這些十字碑下面的人們是誰嗎？」

這倒是考倒了他們。會是什麼人呢？以往的神官跟祭司嗎？凱諾如此問道。

「都不是喔。」

「他們都是我的同類。」

「同類？妳是說這些人全都是……」

少女的眼神和點頭的動作都明確的表示他們的答案是肯定的。

「妳的意思是，女神之卵的繼承者會死嗎？」

亞緹帶著微笑點了點頭。

「開什麼玩笑！難道妳一開始就知道了，還是決定為我們實現願望嗎？」凱諾吃驚的大聲問道。

還是點頭。她淡然的態度讓兩人簡直無法置信。

「你們知道，繼承者擁有女神的力量吧？」

實際上，這個力量就是召喚女神降臨的力量。

在祈願者和繼承者到達「祈之間」時，力量就會發動，女神會因此降臨在繼承者的身上，聽取、實現祈願者的願望。

「其實，我們就是承載女神之魂的容器，光是要讓女神之魂降臨就已經超出人類肉體的極限了，更何況是用這樣的身體發揮神之力實現祈願者的願望。」

「所以，會死是很正常的啊。我不是說過，如果無法擺脫成爲繼承者的命運，我希望至少能夠擁有自由選擇祈願者的權利嗎？」

「經過這段時間的相處，你們讓我感到，爲了你們，即使犧牲了生命也是值得的。」說著亞緹燦爛一笑。

絲琳和凱諾無言的對看著，他們從未想過事情的結果居然會是如此。

「我們走吧？祈之間還滿遠的咧。」

尾聲

經過無數條長廊，三人在一片沉默中登上了長長的螺旋階梯。

每踏一階，凱諾和絲琳就覺得心情越沉重，這樣的結果跟他們當初所想像的大相逕庭，雖然可以許任何的願望，但兩人卻完全感受不到喜悅。

螺旋階梯的頂端，有扇雕刻精緻的大門，在這扇門前，不用說他們也知道，最終的目的地就在裡面。

「你們兩個，不要這種表情嘛！」亞緹拍拍看起來垂頭喪氣的兩名賞金獵人。

越是聽到亞緹充滿元氣的聲音，絲琳和凱諾越是提不起勁，只要想到跨進這個房間後……

「一切都會順利的啦！這不是凱諾說過的話嗎？」

再怎麼拖時間似乎也沒用了，亞緹早已下定決心。都到了這個地方，他們實在也不可能不進那個房間就離開。

「好，那我們一起把門推開吧！」即使無可奈何，絲琳仍勉強擠出一絲笑容對凱諾和亞緹說道。

雕刻精緻的大門緩緩的被開啓，裡頭是一個充滿柔和光芒的空間，地板上複雜的圖騰漸漸亮了起來，絲琳一眼就認出那跟亞緹手上的，是相同的圖案。

甫一踏入祈之間，兩人就見到長髮少女如斷線的人偶一般垂下了頭，接著她雙腳離地向圖騰的中心慢慢飄了過去。

室內柔和的光線開始增強了起來，就在一陣讓人不禁閉上雙眼的強光之後，少女抬起了頭。她的面容並未改變，但就是給人一種被震懾住的感覺，有著壓倒性的存在感。

睜開眼的凱諾與絲琳見到這般情景，忍不住就跪上了地。

汝等之名為何……

亞緹，應該說是女神緩緩的開了口。這個聲音並不是亞緹原來的聲音，語調低沉卻充滿祥和。

一時回不過神的兩人只是呆呆的報出了自己的姓名。祂笑了。然後用著溫柔的語調繼續說道。

精神不必如此緊繃，一切照著平時即可。

這時微張著嘴的兩人才像回了魂似的互相看了一眼。

汝等可知，能夠被實現之祈願，只有一個？

願望只有一個……其實這個答案可想而知。如果說有複數個祈願者，願望也要跟著加倍的話，那帶個千軍萬馬來不就有成千上萬個願望嗎？

兩人點了點頭。

那麼，汝等之祈願為何？

這個問題難倒了凱諾和絲琳。他們雙雙露出苦惱的神情，事實上，到這裡之前，他們一次都沒想過究竟要許怎樣的願望。

絲琳咬著下唇起身踱步，凱諾單手撐著下巴苦思。

汝等之祈願為何？

女神重覆問了一次。這一問更加深了兩人的苦惱，絲琳開始抓起她的紅褐短髮，凱諾則是整張臉皺成了一團。

實在是想不出來啊……凱諾抬起頭看著亞緹，她的表情是那麼的平和，她那銀灰的長髮像是在閃閃發光，身高雖然嬌小，卻充滿了活力，然而這樣的她……

剎那間，某個想法像是子彈般打進了凱諾的腦海，他將腦袋歪向一邊，重新將那個想法反覆思考了好幾遍。

如果是這個的話……望著亞緹，他的嘴笑向上彎了起來。接著他轉頭將目光轉向了伙伴的身上，絲琳已經停止來回踱步，表情看起來像是想到了什麼，她的目光跟不久前的凱諾一樣，落在長髮少女的身上。

半晌，絲琳也將頭轉過來看著凱諾。就在那瞬間，雖然沒有開口，兩個人的心意卻像是相通似的相視而笑。

此時，女神第三次循問他們的願望。

汝等之祈願為何？

他們互相點了下頭，絲琳用眼神示意由凱諾來開口，他飄了個「真的沒關係嗎？」的眼神，她則是回敬一個「你再不說我就扁你」的嚴厲表情。

「……真是，都這種時候還那麼兇巴巴的。」

絲琳聞言折起手指來，凱諾舉起雙手討饒。然後他調整了一下表情，吸了一口氣後開始說道：

「嗯……偉大……不、那個……嘖！唉呀隨便啦！」聽這種口氣應該是找不到要用哪種敬稱，「親愛的女神，」

噗！絲琳差點沒笑出來。親愛的？我的老天，你跟女神很熟嗎？

「親愛的女神，我們的願望就是……」

女神微微笑著，表情就像是等待凱諾繼續說下去。

「請您讓亞緹自由。」

女神的笑容像是暗淡了下來。她斬釘截鐵的這麼答道：

意義不明的願望，無法實現。

「什麼？哪裡意義不明啊，好啦，我說白一點就是了……我們的意思就是希望女神能讓亞緹活下去！」

祈願者的性命並非吾將其奪去……

「唉、這個我們都知道啦！亞緹都說過了，要讓女神之魂降臨，然後借她的身體實現願望，因為力量太強，所以肉體不能承受對吧？」

汝等既知，為何許下此等祈願？

「不是說什麼願望都可以嗎？」一旁的絲琳耐不住性子插起嘴來，「我們什

麼都不缺，什麼都不想要，只希望您能夠大發慈悲放亞緹一馬，給她一個活下去的機會，她還這麼年輕，還有大好的人生要過，爲什麼要爲了實現別人的願望而死掉！」她越說越激動，讓凱諾不禁感到汗顏，他用手肘頂了頂絲琳。

「你幹嘛啦！自己剛剛還不是用這種口氣！」她不滿的對凱諾發飆，他作了個手勢表示接下來交給自己，並且要絲琳冷靜一點。

「親愛的女神大人，」這次還加上了「大人」兩個字，凱諾盡可能的將口氣降到最卑微的態度。

「就像絲琳說的一樣，我們其實什麼都不缺，但亞緹她不是……」他繼續說著，努力的按捺情緒。

「她的人生已經失去太多……失去家人，失去家，沒錢，沒朋友，甚至沒談過一場戀愛……到了最後甚至要這樣莫名其妙的就失去生命！」只是說著說著，他也不免激動起來，尤其是看著表情始終沒有變化的女神的臉。

「她什麼也沒做錯，只是倒楣的被命運安上了繼承者的身份！雖然不知道她可以活多久，但絕不是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就這樣莫名其妙的死去！」

「我們不求要有無限的財富、無上的權力，或者是要毀滅世界還是稱霸世界這種無聊的願望，只是請您將這個少女的人生還她，有這麼困難嗎？您不是這世間最偉大、最慈愛的女神嗎？難道連這樣渺小的願望都無法達成？」最後甚至連這樣的話都說了出來，這下換絲琳拉了拉凱諾的衣角，凱諾先是轉過頭瞪了她一眼，片刻，他發現了自己的失態。

女神默不作聲。祂閉上了雙眼。

「這下完蛋了啦……還敢叫我冷靜，你自己根本就是在火上加油嘛！」絲琳小小聲的譴責起滿臉慚愧的凱諾。

兩人低著頭偷偷觀察女神的表情變化，她並沒有因爲他們的不當發言而面露愠色，雖然比起一開始的笑容變得嚴厲了一點，但樣子絕對不是在生氣，反而比較像是在煩惱。

就在兩人後悔著自己的大放厥詞，膽戰心驚的等待了有如一個世紀那麼長的時間後，祂張開了雙眼。

汝等之祈願，是繼承者，這名少女的生命嗎？

凱諾和絲琳誠惶誠恐的雙雙點頭。他們已經不敢再多說半句話了。

祂再度露出了一開始看到的那種平和微笑。

在數不清的歲月當中，吾從未見過汝等同樣的祈願者。

兩人聞言受寵若驚的抬起頭，看著滿面笑容的女神，心裡不禁升起了一股希望。

「您、您的意思是……？」

祂再一次閤上雙眼，而在祂舉起雙手的同時，地板的圖騰又開始亮了起來，整個祈之間也充滿光芒，越來越亮，越來越亮，直到兩眼無法承受而閉了起來……

就如汝等所願吧……

在失去意識之前，兩人好像聽到了女神如此說道。

※※※※※

醒來的時候，祈之間已經不再光亮，只有四個角落飄浮著照明的光球。

絲琳和凱諾用著迷濛的眼神四處張望了一番，等彼此的眼神對上之時，他們才猛然想起剛剛發生的事。

「亞緹！」兩人從地上彈了起來，然後到處尋找長髮少女的蹤影，沒多久，便看見她躺在室內的正中央。

他們趕緊上前察看亞緹的狀況，她的胸口安穩的起伏著，證明她還活著，而外表除了看起來像在沉睡之外，一切都跟進來之前的模樣沒有不同。

兩名賞金獵人不約而同的吐了口氣。

「走吧。我們回去了。」凱諾輕手輕腳的抱起沉睡中的少女，他們不打算把她叫醒，看她的樣子，想必是累壞了吧。

絲琳溫柔的摸了摸亞緹軟軟的長髮，然後抬起頭對伙伴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回去囉。」

※※※※※

亞緹在一片光海之中醒來。

我已經死了嗎……她有些困惑的往四周探看，除了光以外，什麼都沒有。她起身到處走走，感覺自己好像身處在一個無邊無際的地方。

突然，一個小小的光球從天而降，亞緹伸出雙手來接住了小光球，然後，有個溫柔的聲音自其中傳了出來：

被命運所牽累的小姑娘啊……

「咦？」亞緹將臉湊近光球傾聽。

妳遇到了非常特別的伙伴。因為他們，妳的命運改變了。

少女的臉上寫滿了不解。

這裡並非妳的歸屬……

聲音停止，光球從亞緹的手心彈跳了出去，接著四周的光海越來越亮，越來越亮，直到兩眼無法承受而閉了起來……

回到他們的身邊去吧。

在她張開雙眼前，聽見了這句話。

撐開眼皮，亞緹看見了木製的天花板，而動了動身體，她發現自己躺在一張軟軟的床舖上，蓋著純白色的棉被。她緩緩坐起身，對於自己現在身處的地方還是感到一陣困惑。

然後她聽到了從地板傳來的說話聲。

「噯、你說女神是不是在耍著我們玩啊？」每個字都聽的很清楚，看來這地

板（樓下的天花板）是沒什麼厚度。這個聲音是女聲，說話的口氣十分熟悉，難道會是……

「妳怎麼這樣說嘛，我們在昏倒前分明就有聽到『就如汝等所願』啊！」這個男聲也是一樣耳熟，此時的亞緹已經忍不住跳下床往外奔去。

「如果不是在耍我們，她怎麼到現在還不醒來嘛！」

「我哪知道……」

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打斷了兩人的對話。

「絲琳！凱諾！」亞緹站在樓梯口又驚又喜的喊道。兩個人一起轉過了頭，吃驚的眨了眨眼。少女兩步作一步的奔下階梯，撲到了絲琳的懷裡。

「我以爲……我以爲再也沒有機會看到你們了……連再見都來不及說……」亞緹哽咽的說道。

絲琳滿面笑容的拍了拍亞緹的背，然後瞄了凱諾一眼，他丟了個「妳看吧」的微笑給她，她俏皮的吐了下舌頭。

絲琳將亞緹扶了起來，將她留了滿臉的淚水擦了擦，接著拍拍身旁的椅子。

少女綻出了笑容，坐了下來，三個人開始沒日沒夜的聊個不停。

※※※※※

數日後，完全恢復精神的兩名賞金獵人，準備在這個天氣大好的日子，出門去重新開始他們的工作。

「對了，有個問題一直沒問你們。」在早餐的飯桌上，長髮少女邊咬著吐司邊說道。

「？」

「你們……爲什麼會許下那種願望呢？」

「那種願望？」凱諾挑了下眉頭，一口吞下了煎蛋後繼續說道，「不然妳覺

得我們會許什麼願望啊？」

亞緹聳聳肩。

「妳覺得我們會許願毀滅世界嗎？」

「當然不會，世界都毀滅了，我們兩個還能活命嗎？我看只能……」他作了個手勢表示「死翹翹」的意思。

「無限的財富？」少女搭話道，這是她之前用來利誘這兩名賞金獵人的願望。

絲琳和凱諾雙雙搖頭。

「雖然有花不完的钱是很好啦……可是這樣我們兩個還有什麼搞頭啊？」絲琳邊為餐包抹上奶油邊答道。

說的也是，賞金獵人最大的成就感除了在捉拿到難纏的犯人，就是在領賞金的時候了。

「無敵的力量？」

「那還不是一樣，這樣就沒人是我們的對手了，多無聊。」

「比起那些無聊的事，倒不如讓妳這麼可愛的小妹妹繼續活下去。」凱諾眯著眼笑了一下，絲琳也跟著咧嘴而笑。

沒有刻意、矯情的言詞，他們這麼直接的理由給亞緹的感動深刻的坎進了心底，她又忍不住眼眶泛紅，吸起鼻涕來。

「別哭啦，還有大好的人生在等著妳喔！在這之前，妳就在待這裡好好的休息休息，然後想想以後要做些什麼。我們呢，就先充當妳的監護人好了。」

「不過呢，提供食衣住行的監護人要出門去攢錢囉，再不抓幾個小癩三來換點金幣，我們就要喝西北風啦！」絲琳笑著站起了身，凱諾早已離開了座位，將他們慣用的物品準備妥當。

「都弄好了，可以走囉！」他轉過頭叫著絲琳，她跟了上去，兩人一塊往大門前進。

「等一下！」在兩名賞金獵人踏出大門前，亞緹如此喊道。

「嗯？」

「……我，」她有些羞赧的小聲說道，「我可以跟你們一起去嗎？」

「啊？」

「妳的意思是……妳也想加入我們，當賞金獵人嗎？」

長髮少女沒什麼自信的點了點頭。絲琳和凱諾面面相覷。

「……不行嗎？」

兩個人沈寂了一下，他們回頭偷偷瞄了亞緹一眼，她一副又期待又怕受傷害的模樣，不知為何，竟讓人感到很想發笑。凱諾和絲琳對看了一眼，聳了聳肩。

「……讓妳加入也不是不行啦……」凱諾轉過身推了下他的單邊眼鏡，亞緹兩眼一亮，「不過呢，先收起妳現在那副沒自信的樣子，」

「還有，妳還是好好的把自己養胖，多長高個幾公分，然後我跟凱諾再跟妳討論看看，用什麼當妳拿手武器吧！」絲琳指著桌上沒吃完的早點接口道。

語畢，兩名賞金獵人帶著工作用的傢伙跨出了大門，亞緹雙手握拳為自己慶祝了一番，然後她拿起餐桌上的食物繼續吃了起來。

站在門口帶著感動、感激、喜悅等心情的亞緹，目送著凱諾和絲琳的背影。

這次她不但看見了希望，更看見了無限美好的未來。

—全文完—